

不秀路

劉靜沅著

華中圖書公司發行

劉靜沅著

五幕
話劇

露

雪

霏

華中圖書公司印行

露 雲 霏 (五幕劇)

時間：民國廿六年至廿七年。

地點：北平，漢口。

角色：金桂卿

金麗雲

金豔雲

薛漱芳

陳中泉

吳原

露 雲 霏

283387

韓雪霏

俞奕民

高明遠

錢正剛

孫里

李震五

土肥原

趙三

警隊長

警察

日兵

第一幕

時間：民國廿六年六月下旬。

佈景：

名坤伶金鑿鑿的會客室。坐落在北平香廠留學路一個大雜院裏，她家的房子共有三間：外面一間是會客室；中間的一間是她姐妹二人的臥室；裏邊一間是她老師金桂卿的住室。室中陳設尙稱華麗，一切傢具都是新租來的，雖然這三間房是全院裏最好的房間，終免不了有些小家子氣。並且大雜院總是大雜院，吵鬧聲，小販的叫喊聲是時有所聞的，劇中需要的是會客室，左有門通外院，右有門通臥室，其餘儘可隨意佈置。不過有幾件東西是不可少的，就是盜頭盒子，翕子等物。表示它無論如何是個戲子的家庭。

金桂卿是這家的主人，瘦而不長的身材，年紀五十以上。態度瀟灑可親，頗有老伶工的風度。閉幕時他把烏籠掛起，他的學生薛漱芳，細長身材，面目清秀，天真活潑，十四五歲的一個少女，急忙把他的藍紡綢長衫拿過來幫他穿上。當他結扣子的時候，忽然想起一件東西。

金 漱芳，我的墨鏡放在那兒了？

芳 在屋裏，我給你拿去吧，老師。

說着漱芳進內室去，桂卿又看了看他的愛鳥。漱芳把眼鏡交給他，剛要帶的時候，外邊傳來了吵罵聲，他們停住了細聽。

外面的聲音 並不是我借酒撒瘋，她什麼東西，一個臭女戲子，跟我們擺架子，昨天請她三趟，今天又請她兩趟，她就硬不去，她以為她那點騷勁兒就可以把局長迷的頭昏眼花呀！別做夢吧，告訴她，我們局長見過女人，叫

她馬上滾出來！
鼓

桂卿氣極，恨不得立刻闖出去。芳急止之。

芳 老師他是醉了，您何必跟醉人鬥氣呢？

金 這真窩囊！我從來沒受過。

芳 老師您就忍耐一下吧，這個時候！

好，忍耐！

桂卿氣忿的坐在椅子上，瞪着眼一言不發。漱芳呆看着他。

趙三的聲音 張爺你別氣！藍雲真是不舒服，您先回去，半點鐘以內準給您送

到公館裏去，決不叫您坐臘。

外面的聲音 趙爺，我聽你的話，你告訴金藍雲叫她別渾了心！她今天要不來

，局長說非把她幹了不可。

趙三的聲音：您放心！包在我身上。

外邊的聲音沒有了，漱芳放下心來，勸慰桂卿。

芳 老師您別難過了，他已經走了。這年頭兒有什麼辦法。

金 孩子我不難過，碰上這種時候我們只有忍耐，唉，也真難辦，李市長的事還沒「了」，俞局長的事又來了，我本打算到李公館去看看，唉！還是等一會兒再說吧！豔雲醒了沒有？

芳 沒有。方才我想叫她，可是看她那可憐樣子，真不忍心。她已經一天多不吃飯了。昨天哭了一天一夜，今天早晨才睡着。我怎麼忍心——

金 漱芳，不管她怎麼委屈，你還是叫她起來吧！並不是老師不疼她。你看這種情形她不起來行嗎？豔雲要不敷衍敷衍他們，北平我們就待不下去了。

芳 好，我去叫她！

走了幾步她又回來。

方 老師我真不好意思叫，還是您自己走一趟吧。

金 你不好意思，難道我就忍心嗎？漱芳這是我們的命，有什麼辦法呢？去罷

漱芳仍爲難，這時豔雲由裏屋出來，她的身體適中，面目秀麗，肌膚潔白而豐潤。好像是林黛玉似的美人，有些弱不禁風的樣子。實際她的身體是很健康的。不過這兩天她不大舒服，身上有三分病態。燙髮，高跟拖鞋。雍容華貴，仍不失爲交際之花。二人見了她有些驚訝。

二姐你沒睡呀？

沒有。你們不必爲難了，我什麼都聽見了。這是我的命，我不連累你們爲難。漱芳你去給我打盆水來。

漱芳去打水，隨即在椅子上換皮鞋。

金 豔雲，你別難過！我們忍幾天再說吧！

雲 老師，我絕不難過。

這時漱芳打了水，豔雲去洗臉，趙三進來，他是一個強幹的洋車夫。

趙 二小姐請您快着點，南油子的俞公館又來催了。

雲 知道了，催命鬼！她媽的俞亦民真是色催的，八輩子沒見過女人了。出鼻
！

趙 二小姐還有——

雲 少說話，我都知道了。

趙 不是，二小姐，方才有個新聞記者要見你，這是他的片子。

芳 什麼？

淑芳接過來。

芳 「光華日報記者吳原」。

雲 笨蛋！你不會說我不在家。

趙 我說小姐不舒服，叫他等一會再來。

雲 他呢？

趙 走了。

雲 說話老那麼不明白，快滾出去。把車子拉出來。

趙 早拉出來了！就等着您三小姐了。

金 趙三這回你做的不錯，出去等一等吧！

趙 是，老爺！

趙三下，歸雲在梳頭髮。

雲 這真是他媽的命。命中註定我犯桃花。本來我當了鑿子就算了，可是老師您又把從火坑裏救出來。現在還不是跟當姑娘一樣嗎？

芳 二姐少使點性子吧，這是什麼年月，只要跟日本人有關係，或者有兵的人，就可以隨便欺侮人，有什麼辦法。

雲 最多我死了就完了。怕什麼？

芳 話不是這麼說。你應該跟老師學。老師那麼大的脾氣今天都忍了，二姐這是年頭不對了。

這年頭兒沒理可講。

說着走進內室去換衣服。

金 監雲，我在桌子上給你擺了幾塊點心。你吃吧！別使性子了，身體要緊。

雲 (在內室) 謝謝，我不吃。

芳 二姐對於身子總是不注意。

趙三又進來。

趙 老爺。肉市的王老闆給您帶了信來，請您馬上去一趟。說市政府要把二小姐，也不知是怎麼着，反正有問題。說不定出了「亂子」了。

金 真糟！他跟市政府張科員住在一起！市政府一定有問題，李震五這傢伙要報仇，弄不好豔雲得停演。

趙 他們說叫「快去」！

金 我這就去，不過豔雲……

豔雲穿着藕荷色旗袍，外罩白畢纓斗蓬，從內屋出來。

你到南池子俞五爺那兒敷衍一下，等我的電話。現在市政府出「亂子」了，我到王老板家打聽一下，要是不好，我馬上給你們打電話。萬一李市長

對我們不利，你可以求求俞五爺幫忙。

雲 好吧！事情都連上了。

趙 小姐您走吧！

金 雲點頭，二人同下，金看着他們走出去，稍停。

險 淑芳，我心裏亂的很，恐怕要出事情。你好好的看家，有人來了好好的招待他，千萬別再惹是非了，有事等我一會回來再說。

芳 您放心吧，老師！

桂卿拿帽子眼鏡下。淑芳整理屋裏的東西，未幾由內室下。這時外面又有敲門聲。

誰 淑芳由內室出來。

芳 誰呀？您找誰呀？

吳 找你們老板金豔雲。

芳 好，您請進來吧！對不起，豔雲出去了。

吳原進來，他的身材不高，有些胖。忠厚老實。面目和藹可親。年紀四十左右，進門後打量了一番。

吳 怎麼又出去了。我爲了她跑了五六趟。來早了沒起床，來晚了不在家。看你們也太難了。

芳 對不起，您是不是光華日報的吳先生。

吳 對了，我來過好幾次。

芳 真對不住，您請坐吧！豔雲剛出去，還不到三分鐘。

吳 哼！見你們的面可真不容易。

芳 吳先生您多多包含！吃了我們這行飯有什麼辦法。什麼人都得敷衍。每天不是這個請吃飯，就是那個請打牌。并且他們的用意我們也清楚。明着說

是請，實際上還不是和叫條子陪酒打牌一樣嗎？我們不去行嗎？前幾天聽雲一晚上接連吃了十二頓飯，就說一頓吃幾口吧，要吃多少東西？從五點鐘吃到九點半鐘，十點鐘還得趕回園子去上戲，吳先生您說我們這是什麼生活？

吳 沒辦法，這倒是我沒想到的。

芬 尤其討厭的是那些捧場老爺們，不曉得他們哪兒來的那麼精神，包箱啊，喊好啦，鬧得人頭昏眼花。散戲以後又到後台請我們去吃點心，到他們家裏去玩，一鬧就是天亮。吳先生您說我們早晨怎麼能起得來？吃我們這行飯的，那一個不愛護嗓子，誰不願把他的玩意兒地道，可是有什麼辦法呢？

吳 我很同情你們，不過這你們這個門也難得很。

芳 真對不住，我們這是個大雜院，你看：住的盡是些什麼人？打鐵的，補鍋的，拉車的，打鼓兒的，什麼人都有。亂，還不要說，他們還看不上我們呢，背後什麼話都說。找我們的人要碰到他們就算倒了楣了。

吳 算了吧。回頭豔雲回來你就說我來看她，想和她談談，寫一篇訪問記，同時想問問她想不到外碼頭去唱，有人託我約角兒，既然她不在家，那就改日再談吧！

芳 您別走，豔雲到南池子俞五爺家去了，馬上就會回來。

吳 俞五爺？是不是北寧鐵路局長俞亦民？

芳 對了，就是他家。

吳 聽說他跟日本人有勾結，你們怎麼跟他來往？

芳 我們是女戲子，有什麼辦法呢？吳先生你多坐會兒，等二姐回來再走吧。

不然就是怪罪我們了。

吳 你這一說我倒真不好走了，談了半天我還忘了請教你的芳名？

芳 我叫薛漱芳，豔雲是我二姐。

吳 薛小姐，你能把二姐的身世告訴我一點兒嗎？

芳 當然可以，我二姐的身世，不要說一篇訪問記，就是萬篇小說都寫不完。

豔雲真像小說裏的人物，可是我說的都是事實。

吳 小姐你別兜圈子了，快說吧！

芳 您別着急呀，先說我們這位老師，他姓金叫金桂卿，是老陸先生的學生，

小生唱的真好。不要說當今的王又荃，金仲仁他看不上眼。就說死去的德

珣如他都看不上。據說他的「八大鐘」還是王楞仙說的呢，現在上了幾歲

年紀不肯登台了，專門教戲，有時也打鼓。給豔雲拉胡琴的就是他。他沒

有兒子就生了一個女兒——

吳 就是金豔雲。

芳 不是，是金麗雲。以前在燕舞台唱老生的。豔雲本姓黃，家裏是旗人，自從民國以來錢糧斷絕了，家境一年不如一年。她爸爸什麼都不能幹，只會抽大煙，二姐小時還上了幾年學，高小畢業的那年正是北伐成功的時候，她好高興了，以為這一下就平等了。不料馬上叫她拜了金老師學戲，這時她是多大的打擊？

吳 她怎麼樣呢？

芳 她討厭唱戲，總也學不好。可是老師很愛她，說她聰明。終於在十四歲上登了台，唱的不好，每天也拿不了多少錢，有一天他爸爸因為沒錢吃鴉片，二百元把她賣到寶興兒胡同寶和下處當姑娘。這回老師可真氣了，和她

爸爸吵也沒辦法，想贖出來又沒錢。幸而有個闊老馮春飛，也是老師的朋友，拿了二百元把姐姐贖出來，從此二姐跟家庭脫離關係拜馮春飛爲義父。爲了報老師的恩，她努力學戲，再不說什麼話了。

吳 想不到她有這麼一段慘史。

芳 過了兩年，捧她的漸漸多了。可是她的性情總是那麼冷，從來不理人家。

聽說有個中學生高明遠那時對二姐真好。姐姐一點都不肯敷衍他。麗雲就完全不同，她專門跟這些商人少爺們鬼混。因此姐妹倆也常吵嘴。一天忽然麗雲跟陳中玉私逃了。

吳 就是天津市長陳中玉嗎？

芳 是他，不過那時他還沒做官。老師氣極了也恨極了，可是有什麼辦法呢？跟人家鬥勢力根本不成，只好忍氣吞聲。因此對豔雲格外的喜歡。把她母

親也接來家住，不叫她再去登台，專門在家又學了幾年。二姐的父母都死去了。今年五月裏二姐才用金豔雲的名字重在開明戲院登台。這一下人也紅了，捧的更多了。大姐也帶着一千元來看爸爸。老師大罵她一頓，把錢扔出去不要。多虧二姐說着才要了。可是老師總不願和大姐說話，好在六姐也不在乎。

吳 噢，是這麼回事，那麼你呢，小姐？

芳 吳先生，我的身世是不能上報的。并且不能告訴任何人。

吳 我以人格担保。不過你越這樣我越想知道，小姐說說吧，有什麼關係呢？

芳 說出來倒沒有多大關係。據說我爸爸做過督軍，他姓什麼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他不姓薛。他家的錢很多，姨太太也很多，我媽就是他最小的姨太太。因為他最喜歡我媽，鬧的人家都妬忌她。後來爸爸一死，我媽也被他家

裏趕出來了。只給了五千塊錢。媽媽很好，還是叫我唸書，我們在天津住了幾年。錢用完了，萬不得已媽媽又嫁了人。媽的男人不肯要我，把我託付給一個舅舅扶養。媽還給了他五百塊錢，叫他供給我到師範畢業。不料媽剛嫁了。他就把我賣到這兒來了。當時我本想自殺，可是覺着二姐跟老師還好，雖然是戲子，都是很義氣的，只好待着。老實說這「戲子」的生活實在過不慣，我想總有一天我們都會脫離這個苦海。誰知道這一天什麼時候來到？唉！

吳 想不到你們的身世都這樣淒慘，我不但寫訪問記，還要寫小說，並且把它編成一個劇本，一定寫得可歌可泣，叫社會上知道有這麼幾個可憐的人，叫他們同情，使他們知道伶人的痛苦。

芳 吳先生您答應過我，不然會出毛病的。

吳 別怕！三小姐，我絕不用你們的名字。并且故事也得改動，儘實事不夠生動。你放心吧！

勞 那麼？也好，您寫吧，也爲我們戲子出一口氣。不過精彩的恐怕還在後邊呢。

吳 怎麼？你還沒說完嗎？

勞 我想不要說了，將來——老師回來了。這位是光華日報的吳先生，特爲來看豔雲的。這是我老師。

金桂卿進門後去了帽子，眼鏡，很客氣的與吳原打招呼。

金 多勞您久候，真對不起。豔雲就要回來，漱芳拿烟哪！

勞 真是，我還忘了拿烟了呢。

吳 不必，金老板，我不會吃煙。

金 您哪兒的話。

吳 金老板不必客氣，我真不會吃。

金 那麼着，我就不客氣了。豔雲多承先生提拔，回頭叫她到您府上請安去。

吳 那更不敢當了。我今天一方面是寫籍訪問記。另一方面想打聽打聽你們是不是想到外碼頭去唱？因為有人託我邀角兒。

金 那真好極了，您多照應了。

芳 老師、姐姐的事怎麼樣了？

金 糟透了，（回頭見吳）沒什麼，等會兒再說吧。

吳 您有事，那我就走了。

金 沒事，您總得等豔雲回來。

芳 老師您說吧，（對吳）您也別走——吳先生還許能幫我們忙呢？

這個？這太丟人了，吳先生您別見笑！

金老板您那兒的話，只要我能力所及，一定幫忙。那兒會笑您呢。

您別怪我說話粗野，真他媽的不成世界了。李震五這個老王八蛋要把咱

驅逐出境！

驅逐出境？
真的嗎？
（同時說）

一點不錯，這回是屎蜞螂咬着了重兒了。

他爲什麼呢？

吳先生您聽，李震五是捧藍雲最厲害的一個人，藍雲當然得敷衍他。想不到這老嘎雜子心術不正。前天叫藍雲到他家裏唱堂會，他點一撈簾戔衣一，藍雲不會，改唱一梅龍鎮一。唱完以後這小子高興極了，當時叫藍雲幫幫陪酒。您想這是以前私坊裏相公的事，弄的我們頭上怎麼受的了，藍雲

又是個雛兒，她不高興。後來吃酒的都溜了。這老王八蛋借酒撒瘋，遊蕩姦豔雲。豔雲看勢不好，用酒把李市長灌醉，偷偷的跑回來。昨天她在家哭了一天。因此李震五羞惱成怒，借着他市長的權威下令驅逐出境。方才在王老板家和市府的張科員談了半天。據他的推想除非豔雲答應了，是沒法挽回的。

是什麼罪名呢？

據說是一行爲不檢，有傷風化」。

他簡直渾蛋，到底是誰行爲不檢哪？

還有可笑的呢，他抓的把柄是上禮拜六唱的「打櫻桃」。

那更不對了，他可以點「挑簾裁衣」，不許我們唱「打櫻桃」？

只許州官放火，不許百姓點燈，就是這個世界。有什麼辦法？要說別的

還好，這齣「打櫻桃」誰都會唱。荀慧生唱了多年，荀慧琴也常唱。可是一到我們頭上就出一亂子——身死。

慫打算

走市府的門子已經不行了，方才給豔雲打了個電話，叫她求求俞五爺，看是不是有法子可想？

這不是辦法吧？

豔說這是辦法呀？可是怎麼着呢？我活了這麼大年紀從來沒有碰上過這種逆事。

慫別太興奮了，也別亂罵！這不能怪政府。北平日本的勢力根本比中央的勢力大。老實說：李震五、俞五爺、王克敏他們這般人，不是軍閥，就是漢奸。你看他們的勢力多大？說不定他們靠了日本人的力量在北平會出個

從來未有的大亂子。你曉得日本又在調兵嗎？話說的太遠了。目前的問題是你們這件事怎麼挽回？

也 也許俞五爺還有辦法。

吳 靠不住，俞亦民是日本人的走狗，比李震五還狡猾十倍，我看你們惹不了他。

芳 那麼您說怎麼辦呢？

吳 依我看，先下手的爲強，我回去先發一段消息，把事情說明了。但不露名生。最後寫上「某長官羞惱成怒，將子該坤伶以不利行動。」這樣一方面叫他知難而退，一方面有新聞界幫忙。另一方面，他真把你們驅逐出去，他自己丟人；也許他就不幹了。

芳 這法子，倒不錯，不過您得罪一個人。

外姐你以為我怕他媽？我是新聞記者。他李震五除去暗殺我以外，明着他不敢怎麼樣我。可是暗殺也沒有那麼大仇哇。

您等藍雲回來聽聽信再說。老實說真該來這麼一下，不然真窩囊。這又多麻煩您了。

沒關係，今天晚報上一定叫他見消息。等他的消息出來就沒意思了。

這時外邊小孩子喊着：「你們看女戲子回來了！」「陪人家吃酒，賺大洋錢！」「女戲子真漂亮，銀錢賺的鑼鑼響！」「哈哈……」趙三的聲音「小鬼頭再說！折了你們的腿！」「噢……」一陣起轟聲，漸漸停止了。

二姐回來了。

小孩子們真討厭。

看起來你們的生活真苦，這怎麼受得了？

這時韓雲進來，稍微向他們打個招呼。

雲 韓雲這位是吳先生，特爲來看你的。已經等了很久了。

雲 對不起，我們的事太倒楣了，請多多招應！

吳 不必客氣。究竟俞弄民肯不肯幫忙呢？

雲 沒辦法，他們都是一路玩意兒，什麼東西！

金 你到底求他來着沒有？

雲 我求他幹什麼，他總是睡覺睡覺。好像他八輩子沒見過女人似的。只學

肯陪他睡覺，他什麼都答應。

金 不能總耍小孩子脾氣，你得想法子利用他呀！

雲 我的個糊塗老師，他比我們老實嗎？他叫我們利用嗎？我的話都說盡了。

他就是那一個條件，我覺得太苛，我甯願死都不幹，他一會兒還來呢。

金 來有什麼用，完了，完了！

雲 我看不答應他，他決不幫忙，答應他就太苦了。與其這樣，您何必從簞子裏救我出來呢。要是答應了他，我覺得連老師乾爸爸都對不起。我不能這麼做！

金 或者我去找馮春飛一趟，看他有什麼主意沒有？

芳 也好，他在北平多少有點力量。

金 我現在就去，吳先生您坐一會兒。

吳 您去忙吧！

雲 老師叫趙三拉您去，可以快一點。

金 好吧！

桂卿下

雲 今天叫您看了笑話了，吳先生您可別見笑！

吳 那兒的話。這是大家的不幸。這件事是不是沒法挽回了？

雲 當然，這般人都是狼，沒一個好東西。老師他總捨不得離開這兒，北平我一天都住不下去了。

吳 俞齋民他們這般人壞倒是真壞。北平的環境也真糟。你看還像中國人的地方嗎？日本的賭場，妓院到處開，警察局不敢干涉。這幾天日本又在運兵，說不定要出事情。風聲緊得很。因此他們這般親日派更加活動的厲害，以我看你們最好離開這兒，免得受他們的欺侮。

雲 我也是這個意思，我想到上海去避一避。總得離開這些王八蛋才好。

芳 恐怕老師不肯答應，他真捨不得這個家呀！那怎麼行呢？

吳 這倒相當的困難。金老板那麼大的年紀，在北平住自然舒服些。一旦叫他

離開，也真慘！

雲 那有什麼辦法。實在不成我一個人走好了。

芳 那更不成，老師對我們比對他的親女兒都好。他老怎麼捨的了呢？

吳 真困難，你們商量商量再說吧。萬一你真要離開北平，也許我倒可以幫你們一點忙。

這時有汽車聲

雲 那就多靠您提拔了。

吳 二小姐也太客氣了。

金區雲進來。她是五短身材，肌膚豐滿。看上去是一個肉感美人。服飾華麗，但氣不了有點俗氣。

麗 二妹子，真把我氣死了，我聽到這個消息馬上就來了。這位先生是？噢，

噫……

芳 這位是光華日報的吳先生。

麗 吳先生，好像在那兒見過似的，我們真是有緣。你們新聞記者最文明了。將來還得請您多多捧場呢？

美 應該的，您是金大小姐嗎？

麗 對了，我就是當年的金麗雲，現在的陳二太太。二妹呀，心裏不要難過，李震五那個老渾蛋太對不起你了。這叫你多丟人哪？

美 沒關係，我覺着他才真正的丟人哪。大姐你請坐吧！

麗 不客氣，像你這麼混總是相當難的。所以，所以，最好還是趕快嫁人。你可以嫁陳中泉，小兩口兒到天津一同度蜜月。李震五他敢怎麼樣你？一舉兩得，真是相當舒服的事情。

芸 大姐！少說這些話吧。

麗 我這都是爲你呀，要是別人我才不管呢。

吳 不早了，我得去發稿子，不然登不出來了。回頭我到市政府打聽一下消息，有工夫再來談吧。

芸 多麻煩您了。

吳 沒什麼，有好消息再來找你們。

芸 謝謝您。

方 我送您出去吧！

吳 不必，不必！

說着二人出去了。

麗 二妹別那麼死心眼兒，中泉也配的上你呀，二十多歲，日本留學生，日本

人很看的起他。家裏又有錢又有勢，真是個相當的人物。並且他對你真好，做夢都想着你。一會兒他要自己來求你。你應該自己打算打算。唉，你爲什麼總看不上他呢？

我爲什麼要看的上他呢？

你真傻，女大當嫁，早點嫁人舒服呀。看你現在多苦，每天多少事麻煩你，有福不享偏要受苦，那真是傻瓜。你應該跟姐姐學才對。

跟你學，將來也給人家做姨太太。

你真是年紀輕，什麼也不懂，做姨太太有什麼關係呢？其實姨太太倒有姨太太的好處。如果你做正太太，家裏大小事什麼都得你管，那多麻煩。姨太太什麼都可以不管，坐在家裏想幹什麼就幹什麼。我說每一個女人都可以以做太太，可是做姨太太就不那麼容易了。做姨太太也是相當的得有點資

格。

姐姐你別說了好不好，嫁那麼個老頭子你還得意。

我當然得意，你還不知道老頭子的好處呢。年輕的人靠不住，皮氣既不好，又愛變心。男人一過了四十，對年青的女人要多好有多好。又溫柔，又會體貼，又懂事，又不會變心，他總會哄着你。何必要嫁年輕的人呢？這可以少生出多少閒氣。妹妹想開一點兒吧？何必混這個事兒呢？女戲子也不是什麼高貴的職業。何況又是這個年月。並不是姐姐天生的賤骨頭，你想那個年青有爲的人肯討我們做太太麼？我看你嫁了陳中泉就算了吧！你應該識時務，常言說的好，「識時務者」怎麼着？人家說的好聽着呢，我就說不上來，二妹你曉得不曉得？

我不知道。

厲 漱芳，漱芳，你說識時務者怎麼着？

芳 （在內室）「識時務者方為英雄」。

厲 對了，我也想起來了。「識時務者方為英雄。」二妹你該是英雄，趕快嫁了中泉往天津一躲，落個自在逍遙。老實說你鬥李震五是鬥不過的。就是鬥的過的話社會上李震五多的很呢？

雲 姐姐，別說了！別說了！反正我不嫁人！

麗 這真是相當困難的。

陳中泉，瘦長身材，看樣子是一個精明而懦弱的青年，廿多歲，身着西裝，進門後向二人行禮。

陳 二嫂，監雲小姐！

麗 中泉你來的正好，你的事我跟二妹說了半天，她不肯答應。

雲 不敢，我們沒那麼大福氣！

陳 既然二小姐不高興！二嫂你何必多提？

麗 這麼說是我多事！

陳 二嫂我也不敢怪您。二小姐，市政府對你的處置我真氣！他們太渾蛋了，二小姐你跟我到天津去躲幾天好嗎？

雲 多謝您二少爺的美意，我不敢當。

陳 你又想的那兒去了，我爲了正義幫你忙，不含任何意思。你不要聽我二嫂的話！

麗 好中泉，你過河拆橋哇！你怎麼求我來着，現在你又改嘴了。再見吧，我不打攪你們。將來別再求我！

陳 二嫂您別氣，我怎麼敢，陪禮——

麗 瞧你嚇的那個樣兒，你知道我是相當喜歡你的。

雲 不送大姐了。

麗 自己人不必客氣。

麗雲下，豔雲仍不語。稍停。

陳 二小姐我得跟你解釋誤會，你不要盡聽我二嫂的話。我喜歡你，尊敬你，并不希望有什麼報酬。你何必見了我就不高興呢？你最不應該的就是爲了我喜歡你反而拿我當仇人看。

雲 這有我的苦衷。

陳 俞奕民，李震五都是些什麼東西。可是你還敷衍敷衍他們。我到這兒你連敷衍都不肯了。

雲 這表示尊敬你。

什麼？就這樣尊敬啊，小姐，我真受不了。

陳先生你能跟他們比嗎？

難道我連他們都比不上嗎？

話不是這麼說，俞弈民，李震五根本不是好東西。我對他們不過是敷衍利用就是了。至於你呢，雖然不喜歡，我看你倒還是個有爲的青年。并且你的態度又是那麼誠懇。爲了這個我很想跟你早一點離開，免得彼此痛苦。就是這樣混下去，將來我也不會嫁給你的。

愛情是天性，絕不能勉強，你的不愛我，正和我的愛你一樣，是不能用理智克服的。雖然知道你不愛我，但願和你做個很好的朋友，難道這你就不肯嗎？

何必呢，各人心裏都有鬼，見了面大家難過。

淑芳上。

芳 陳先生什麼時候來的！能幫我們一點忙嗎？

陳 不敢！不敢！

雲 我們的事不是他能解決的，我也不想叫他幫忙。因為我將來沒法報答他。

金桂卿上。

陳 您回來了。

金 噢，陳先生！

雲 乾爸爸有什麼辦法嗎？

金 一點辦法都沒有，據春飛說今天就要執行。要壓着我們往東車站上一走。

那就丟人丟大了。

陳 那還是到我家住幾天去呢。

苦。

你又氣我，你以為我捨不了你嗎？你給我滾蛋！我不怕，好容易把你養大了，現在你會氣我了。你走吧！滾蛋！

老師我那兒敢氣您？我的意思是——

少說話，滾！

老師別難過，二姐不是這意思。

（看着不可開交，已完全失望）您老別生氣，都是我不好，改日再見吧！對不住、陳先生。

中泉下，三人沉默一時

老師別難過了，二姐也是好意，這時候應該原諒她。快想辦法才行啊？

辦法，我有什麼辦法。我頂討厭的就是她要自己走。可是她偏要說。豔雲

我現在五十以上的人了。我的親女兒都扔了，就是你這麼一個親人。你要離開我，我怎麼捨的了。並不是你老師脾氣大，這一下恐怕我的老命也完了。

老師喜歡北平，我是被壓出境的人，非走不可，您說我們不分開怎麼行呢？

姐姐不能不走的。

我們不能到天津去嗎？

天津還是他們的勢力範圍。跟不走一樣。

我看你太任性了，什麼地方都有壞人。你去上海，上海流氓更多。我現在決定到天津去。

老師！

少說話，願意跟我走的跟我一道走。不願去的聽便。希望她一輩子不要再見我！

雲、芳、不敢說話。沉默一時，趙三上。

老爺，馮老爺叫你們立刻離開北平。本來他想自己來，因為脫不開身所以沒來。

市政府裏怎麼樣啊！

趙 據他說命令已經到了警察局，馬上就要執行了。他還說你們放心的走吧，家裏的東西他可以負責保護。

芳 這怎麼辦呢？

雲 要是真走了，連乾爸爸都見不着了。我要去看看他，他在什麼地方？

趙 他在家裏陪客人，我可以拉您去。

老師我去一下吧？

也好，反正我也沒主意了。

龔雲剛要走。俞舜民瘦長身材，狡猾樣子。官氣與洋氣并重。一看就不是個好東西。年三十五六歲，是一個流氓式的官僚。目中無人似的大搖大擺的進來。把龔雲剛住。

三小姐等一等，我有話跟你說！

雲無可奈何的停住。趙三却走出去了。

五爺來了，趕快救救我們吧！

好說，不過現在權力不在我這兒。

您又說笑話了，權不在您那兒，那麼在誰那兒呢？

在她這兒。怎麼樣三小姐不他們亂翻就來拋拋并把你們幾個用繩子一拴。

送上東車站就驅逐出境。不過在大街上走的時候不大好看就是了。

金 五爺您總該幫我們忙才對！

俞 金老板沒問題，我要她說。

芳 您要二姐說什麼呢？

俞 少管！她心裏明白。二小姐怎麼樣？再耽誤他們就來了。

雲 五爺我真不明白？

俞 別裝孫子！我剛才跟你講的什麼？你說！

芳 姐姐你說吧！已經很緊急了。

雲 妹妹我不說。

俞 好狡猾，你不說我說。乾脆一句話，你答應不答應？答應了今晚搬到我家去住。李震五絕不敢怎麼樣你。你看北平誰的勢力最大？日本人，老子黨

日本做的官，誰敢惹我。二小姐怎麼樣？不然就驅逐出境了。

藍雲！

我寧願叫他把我驅逐出境。

好，我佩服你。你以為驅逐出境就完了。北平是李震五的勢力，一到了車上就是我的勢力。你想你逃的了嗎？你就是生了翅膀都飛不出去。還是送個空頭兒人情吧。怎麼樣二小姐？

桂卿低頭無語。芳，俞皆看雲。雪為難。打門聲起：「這是金藍雲的家嗎？」
誰呀？請進來吧！

警察隊長帶了幾個警察進來。進門後打量了一番。

那位是金藍雲哪？

我就是。

長 你戲唱的很好，迷惑了很多人，就因為你太迷人了，所以請你離開這個地方。明白吧，「你有傷風化，把你驅逐出境。」小姐，請吧！

雲 好，將來總會有個水落石出。

長 別費話，我們這兒等着你呢。識相點，別等我們動手，那就不好看了。

俞 二小姐怎麼樣？

雲 低頭不語，奔民向前。

俞 巡長，請你高抬貴手，這個人你不能帶走！

長 爲什麼？

俞 這個人是屬於我的。

長 是您的？

俞 我是俞五爺，北寧鐵路局局長。

長 失敬的很。請五爺原諒！我們這是公事。

俞 你別跟我打官話，就是你們局長跟我打官話都不行。大家都是官場中的人，誰都清楚誰，應該留點面子，要是真翻了臉我叫他吃不了。走。

長 五爺您別發脾氣！

俞 你惹我發脾氣嗎？這回李市長幹的多不漂亮，爲什麼驅逐人家出境，就爲的不肯和他睡覺。還是不說吧，說了大家都丟人。你聽我的話趕快回去。別麻煩！

長 五爺，我們不能回去。

俞 要我打你嗎？

長 我回去交帶不了哇，五爺。

俞 這好辦，你拿我張片子去好啦。

長 不行，五爺！

俞 你還麻煩！

長 五爺，求您償飯吃！我們局長的脾氣您是知道的。見了您他乖乖的，對我們可真厲害，您要不去我們的飯碗沒有了。求您五爺麻煩一趟吧！

俞 也好，你們先到院子裏等一等。我再說幾句話。他們可以坐我的車一道去。

長 謝謝五爺。

巡長行了禮，幾個人出去。

俞 二小姐，五爺夠朋友吧。

雲 夠朋友。

俞 別裝糊塗，你到底答應不答應？痛快的說！

雲 五爺！

俞 警察還沒走，他們還會進來的。

芳 （使眼色）二姐快答應五爺吧！五爺不會錯待你的。

俞 三小姐倒還聰明。

雲 老師！

（桂卿又低下頭）

芳 姐姐快說吧！

雲 好，五爺我答應你。

俞 唉，這才是聰明孩子。不過答應了可不能後悔。五點鐘以前一定得到我家來。我也不留人在這兒了，我們彼此尊重。就是你想逃恐怕也逃不出我的手心。現在我到警察局去，再見。

勞 多麻煩五爺。

（俞舜民出去，大家沉默，忽然雲大哭。桂卿大受感動。）

金 孩子不要難過，想不到他們都是這種東西，我一定走，離開這可愛的北平，絕不再受這種壓迫，再受他們的委屈！孩子太難爲你了。

雲 老師，可是怎麼走的了哇。

勞 北寧路的車不能坐，車是俞家的勢力，天津是陳家的範圍。只有到漢口去。可是三點廿分的特別快恐怕趕不上了。

金 現在三點過兩分。平漢車向來不好買票，絕對不成了。

勞 得趕快想辦法，五點鐘以前得離開北平。

雲 真是，怎麼辦呢？

趙三進來，後面跟着吳原。

趙老爺，吳先生來了。

勞吳先生你趕快給我們想辦法吧！

金方才——

吳不必說，你們的事我們都知道，俞奔民沒走的時候我就來了。不過在那種情勢之下我不好進來，事情我都打聽清楚了，「驅逐出境」非施行不可，所以你們一定得走開。我的那篇新聞五鐘半鐘就可以和社會人相見。我不會叫他們好受的。

金多謝您的美意，可是我們往那兒逃哇！

吳最好是漢口。

雲好是好，特別快還有十五分鐘開車，已經來不及了。

吳你們別急，聽我說。打聽了消息以後，我想你們只有到漢口去一條路。方

才我來，主要是問你們肯不肯到外碼頭去，因為漢口天聲大舞台的朱老板託我邀角兒，他路費都匯來了。我提了幾次你們都不理我。

金 對不起，因為事情嚴重，把這件事忽略了。

吳 方才我靈機一動馬上寫了一封信給老朱介紹你們去。回來的時候路過西交民巷中國旅行社門口，一衝動就買了三張到漢口的二等車票。雖然只有十四分鐘，但還可以趕的上。

雲 吳先生您真是我們的救命恩人了。

金 我們的行頭，東西怎麼辦呢？

趙 馮老爺說東西可以不必帶，交給他就行了。

芳 事不宜遲，東西可以交給趙三讓他搬到馮先生家裏。以後用什麼再叫他運吧。

金 事到如今也只好這麼辦。俞弈民要來呢？

吳 不必管，交給我就好了。我可以在這兒住幾天，或者掛一個通信社的牌子。都可以對付他，給你們票，快走吧！——

金 那就多多拜託兩位了。趙三，我們多年的感情，希望你格外幫忙！我的家都交給你。

趙 老爺放心好了。馮先生會派人來搬。

金 還有我這個鳥兒你好好的喂它！要是馮先生要可以送給他。

雲 臨走的時候都不能和爸爸見一面，真太可憐了。

吳 你們快走吧！

金 好，走，這樣可愛的北平，我住了五輩子的家終久被迫離開了。什麼時候才能回來？

雲 這萬惡的社會我可離開了，可是乾爸爸？唉？

芳 如果有一天我要回來，一定和這些王八蛋們點顏色看。叫他們也認識認識我辭淑芳！

吳 別說了，走吧！

芳 吳先生希望我們能再見着。

三人流淚無語出去了。趙三很難過的樣子。

趙 這一家人太慘了，也許是命吧！

吳 不是，北平已經是魔鬼世界了。我們得設法奮鬥！

——閉幕——

第二幕

時間：廿六年十二月底。

佈景：金盞雲漢口的寓所，坐落在大智門一帶。因為這裏離着園子很近。房子在樓上，下皆可，但最要緊的仍然得有三間。裏間爲桂卿住室，外面是客堂，却堆了許多東西。二申間一間比較考究，是盞雲姐妹的臥室。陳設沒有北平那樣華麗，雜亂狹小是過房子的特徵。可見這一家受了逃難與打仗的影響是一天不如一天了。開幕時雲坐在床上用網子結了一個花球。大概準備唱「紅寬關」時所用。她的心緒比球上的綉紋還亂。球結好了以後呆呆的在那裏出神。這時漱芳由外面歡天喜地的走進來。她是女學生的裝束，短髮，青布棉大衣。倘若不注意會把她認錯了。

姐姐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，昨天東戰場又打了個勝仗，並且委員長又發表

了堅決抗戰的宣言，我真高興極了。（見雲毫無反應）姐姐難道你不快樂嗎？

雲 我們的家庭弄成這個樣子，我怎麼快樂的起來呢？

芳 姐姐這是你的錯誤，現在是國事爲重，家庭問題是小問題算不了什麼。

雲 雖然是這麼說，我覺得家裏的事還是重要。這幾天我心裏實在苦極了。

芳 二姐我覺着你太不知足了，想想我們在北平的時候多苦？處處受壓迫，到處受人看不起。人家叫我們打牌我們不敢不去，人家叫我們陪酒我們不敢不陪。我們低頭，忍耐，對付，終久鬧了個驅逐出境。可是現在就不同了。抗戰開始了，我們都解放了。你看一般人對我們多好，前天陳部長訓話是多麼懇切。文化界，戲劇界對我們都像同行似的。姐姐你爲什麼還不高興呢？

雲 妹妹你說的不錯，抗戰以後伶人們都解放了。可是你看看我，是不是比以前更苦了。老實說我看不起唱戲的，我討厭唱戲。以前我唱戲都是爲了老師。自從到漢口以後老師每天吵着回去。到現在他每天吃酒打牌，發脾氣，罵人。他連胡琴都不給我拉了。你倒好每天還到工作隊裏作點事。只有我每天除去對付這個家還得去唱戲，你看我怎麼受的了？

芳 姐姐這不是你一個人的事，應該我們大家應付。

雲 這不是應付的事情。實在說老師罵我們幾句有什麼關係呢？我難受的不是他罵我而是他的痛苦我沒法解除。老師最討厭喝酒。他管酒叫毒藥。爲了人家吃酒他可以絕交。想不到他自己却手不離杯的吃起來了。由這一點可以看出他是完全失望了。如果不回北平，他的這種病態是沒法醫治的。可是回北平怎麼可能呢？

芳 當然不可能，北平淪陷以後，李震五那般王八蛋更神氣了？

雲 前天乾爸爸來信，說他的家產被日本人佔了很多，他這幾個月身子不大好，他說他很想我。真奇怪，這幾天做夢儘夢見他，我真擔心。

芳 難道二姐還想回北平去嗎？

雲 想是不想，不過金老師，乾爸爸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怎麼能不擔心呢？尤其是乾爸爸我來的時候都不能見他一面，都是李震五，兪亦民這般王八蛋鬧的，想起來我真恨。

芳 姐姐你的心思的太多了，靜一靜吧！

這時外面傳來的聲音：「他媽的你欺侮老子，說好了三毛錢，你要五毛？就是這三毛，你要不要？不然老子揍你！」

雲 你聽！老師又喝醉了酒回來了！

芳 真是。

她們倆剛要出去接，桂卿進來了。樣子比以前憔悴，但也不大顯著，滿面怒容，看樣子已有三分醉意了。

雲 老師您別跟他們鬥氣，他們都是小人。

金 豔雲不要說了，咱們趕快回北平。他媽的這漢口我一天也住不下去了。冬天冷，夏天熱，連他媽的洋車夫都欺侮人。再叫我待下去非死在這兒不可。老師您吃點橘子，休息一會兒吧！

金 怎麼你又以為我醉了？不會的，告訴你吧，你老師是不會醉的。今天我只喝了半斤酒，一點關係都沒有。怎麼樣？回北平，我討厭這個地方。

雲 老師您爲什麼討厭漢口呢？

金 這還用說嗎。鴿子籠大的房間你住的舒服嗎？吃的東西一點北平味道都沒

有。滿街上亂七八糟，賽過跑警報。那有北平那麼安閒，幽靜。這還不真，出門還得受欺侮，我什麼時候才能回到北平啊？

芳 老師，現在的北平已經成了魔鬼世界；比我們來的時候還要壞一百倍。

金 就是壞一千倍我也要回去。我在這兒一會兒也安不下心來。那怕回到北平即刻就死了我都高興。你們想法子叫我回去吧！你們修修好吧！救救你們這位老師，苦老頭子。

雲 老師，現在怎麼回得去呢？

芳 并且北平在日本的統治之下，他不會叫我們活下去的。

金 怎麼你們不想回去？哈哈，我老早曉得你們都有打算。錯了，你們以為錢正剛，高明遠都愛你們哪？別做夢吧！想想你們不過是個女戲子。人家會愛你們哪？沒有那麼回事，趕早兒另打主意！

雲 老師您說的那兒去了。我們絕沒有這個意思。您一定是酒喝多了。在床
上休息一會兒吧！

把桂卿扶到床上，但他仍反抗。

金 我沒醉，你們別理我！我看着你們一點良心都沒有。老師都快折磨死了，
你們還在留戀漢口，離不開情人。唉，有什麼辦法，女大外向，將來都是
人家的。沒良心的東西。

芳 老師這真冤枉，你叫我們說什麼？
金 一點都不冤枉。

這時外，喊了一聲「信」，淑芳跑出去。

不曉得又是誰的信來了？

淑芳拿信進來。

芳 二姐的信，北平馮寄。一定是馮先生的。

雲 快給我吧。

（隨雲趕快打開細看。）

金 不知道這位朋友怎麼樣？

雲 唉呀，煩了？

金 怎麼？

雲 就爸爸說他請的很厲害，叫我馬上回去，怎麼辦呢？

金 這就看你怎麼辦了？看還是情人重要？還是爸爸重要？這回你要再不回去

就一點良心都沒有了。

雲 就是回去也沒辦法呀！妹妹你有什麼辦法嗎？

芳 我看有法子，二姐放心。老師也放心！我們總想法子回去就是了。

芳使眼色給雲表示桂翁將入睡。一切等酒醒了再說吧。

雲 只要能回去看看爸爸就放心了。

芳 金老師，您先歇一會兒吧！

金 嗯，那我也放心了，只要你們肯去，就是好孩子。

芳 我們可走香港，或者走溫州，都可以過的去。到北平就舒服了。

雲 我要能看見爸爸，那我太高興了。就是受點罪都認了。

芳 (低聲) 姐姐你真想回去嗎？

雲 (低聲) 怎麼？我想乾爸爸是真的。不過北平我不想去，可是這怎麼辦呢？

芳 怎麼辦？忠孝不能兩全，當然不回去。并且你也回不去。

雲 這真叫我太難過了。這兒有一個老師吵，北平有個爸爸叫。回去不可能。

不回去受不了。像這樣過下去，真不如死了舒服。

芳 姐姐不能這麼想，這是最沒出息的辦法。

雲 在這種環境裏，我實在有不了「出息」。

芳 我們應該勸解老師。努力幹下去，這是我們翻身最好的機會。

此時外邊有敲門聲：「這是金豔雲的家嗎？」

雲 誰呀？您請進來吧！

（吳原進來，二人驚喜。）

芳 想不到會來，真太好了。

吳 你們想不到吧！

雲 您請坐。淑芳小聲點，別把老師吵醒了。

吳 桂卿怎麼了？

雲 他喝醉了。剛睡着。吳先生您怎麼來了？

吳 北平住不下去了，不來怎麼辦？

芳 日本人的行爲真像報紙上說的那麼厲害嗎？

吳 比那個還要利害，他們真是殺人放火，無所不爲。

雲 唉呀！那怎麼辦？您見過馮春飛沒有？

芳 小聲點別把老師吵醒了。

桂卿醒了。

金 噫，我早醒了，誰來了。

雲 吳先生來了。

金 真對不起，吳先生，您從北平來嗎？

吳 對了，您不大舒服嗎？

金 不，不，喝了點酒沒關係。北平到底怎麼樣了？我真想回去。這兒我一溜都住不下去了。

吳 說起北平來真是慘透了。七月底就失陷了。起初還好，日本人沒有進城，到了八月初幾，忽然日本開了三千兵進城。這一下北平的百姓就墮到地獄裏去了。他們在前門上插着太陽旗，各處搜查。不管會館、公寓、民房、書舖，只要是光頭年青人，穿皮鞋，紮皮帶，蓄髮，都免不了被捉。有一次把北平大學的一個學生，無故的腰斬八段，你說這是什麼世界？

吳 就叫他們這麼鬧他們的長官也不管嗎？

吳 誰敢管哪，保安隊，警察遣散了，治安沒人維持。漢人可以任意搶劫而沒人管，日本兵可以在馬路上搶大姑娘。無論在電影院，戲園子，公園，他只看見漂亮女人，手槍一比你就得跟着他去睡覺。這還不算，鴉片白麵為

賈。你們在那兒待五天會把你們氣死。

李震五：俞弈民怎麼樣了？

吳：這般人簡直不要說，比日本人還壞。老實說沒他們北平丟不了。因此他們就都是功臣了。爲了討日本人的好，每天抓了年青的女子往軍營裏送。這般東西太不是玩意了。

若：這般無恥的漢奸，我真恨死他們。

金：吳先生您這一說我們走回不去了？

吳：奸，你還想回去呀！那真是萬難。我這次出來已經夠不容易的了。東車站的憲兵把乘客分做兩邊。一邊是「放行」，那一邊是「留下」。只要他疑心你是學生或廿九軍，那就留下。留下就完了。我好不容易闖過了這一關。我以爲這就沒事了，想不到在天津上船的時候更難。僞兵見了我先問「

「你是那國人？」我說「是中國人。」那僞兵很想抓我，後來一看日本人并沒聽見，他罵了我一句「糊塗東西，滾吧！」一下就把我推過去了。後來我才知道凡說「中國人」的都活不成。幸而那個僞兵好，不然我也活不到現在。這是出來，回去根本不可能。我敢擔保你們到不了北平，腦袋就得和身子分家。

雲 吳先生，馮春飛到底怎麼樣了？您見過他沒有？

吳 據說也不大好，他有一個姪女叫日本人弄死了。

雲 日本人這麼野蠻哪？那我的爸爸！

芳 這太不成世界了。

雲 好，俞亦民，李震五，日本人，你們這般渾賬王八蛋。你們逼着我離開北平，去掉了我的家，殺害了我的朋友，我他媽的老命不要了，我跟你們拼

了。

勞 老師您別着急，我們報仇的日子在後頭呢。

金 這太窩囊，真叫人喘不過氣來。

雲 唉！真想不到。

吳 金老板你也別難過，咱們慢慢着想辦法。今天沒事，咱們出去吃小館兒，怎麼樣？

金 我倒想和你談談，真氣悶的很。

吳 三小姐，三小姐怎麼樣？

勞 謝謝！您和老師去好了，我們還得看家。您這一來真好極了，老師是太悶了。

吳 金老板，咱們走吧！

好，豔雲，你們在家裏照應着點。

您放心好了。吳先生不送您。

希望待會兒還回來。

再見二位小姐。

吳原祥即走出去，稍停。

妹妹，我心裏真亂，你看什麼事情都趕到一塊兒了。這怎麼辦呢？

我看沒什麼難的。反正你北平去不了。馮先生的事你沒法子管。金老師也

只有慢慢的勸解。也許吳原來了他會好一些。

也許。不過我覺着最難的還是高明遠。以前我在天橋兒唱戲的時候，他找過我幾回，我沒給他好顏色。可是這次在漢口碰見他，他還是同樣的態度，我的心卻沒有那麼硬了。以前我敢斷定他對我是假情假意；現在我就不

敢斷定了。因為別人也是同樣的尊敬我。

這都是你的疑心，據說高明遠當學生的時候就對你很誠懇。到現在還沒忘你，可見他并不是假的了。

妹妹，你那曉得男人們的心哪？

二姐，我覺着疑心太多了也不好。

你說的對，可是我的心總靜不下來。自從那天高明遠找到我以後，他總纏着我。我想拒絕他，又不好開口。等會兒他還來，我要和他說清了。要不成就叫他滾蛋吧。

恐怕不成吧？

爲什麼？是不是我的性情變了？

不是，是姐你愛上高明遠了。

死丫頭，總不說正經話。

我覺得我這句話最正經了，姐姐不承認嗎？

我憑什麼愛他，你太看得起二姐了。

也許我錯了。唉，人真是奇怪，有時外面看着很好，實際上却是很下流很

討厭的。

你又在搗什麼鬼？

我在想高明遠，我看他有點下流，真討厭，討厭鬼，還老耍來。

你討厭他？

對了我不但討厭他，見了面非罵他不可。

他是個空軍，保衛武漢的健將。你好意思罵他嗎？

不管，我看着他，不順眼，就不叫他來。

他的脾氣不好，當心惹惱了他，
鬧了又怎麼樣？這是我們的家。

他要打你怎麼辦呢？

諒他不敢，拚麼滾酒，不要臉！

激勞勞不許你侮辱一個衛國的英雄！

你少管！我看不起他，我討厭他，非這樣做不可。誰管我都不成。

我就要管你，你罵他！聲試試看！

你憑什麼？這是我的自由。

我是你的姐姐。

……

姐姐管不着這個，我要罵他，就憑他那個德性，也配做衛國的英雄，別現
眼了吧！

你少說兩句行不行？真是給臉不要臉，越寵越驕了。停會兒高明遠來了，你對他客客氣氣的。如有半點差錯，我——

我們冰心眼裏有點心疼是不是？哈哈……姐姐算了吧！愛他就愛他有什麼關係嗎？承認了吧？

你這個調皮鬼，討厭！

誰心裏高興，誰心裏明白。

你再說！

不說了，說也是廢話！

你倒還機伶。

等會兒他來了就有玩意兒玩。

真的，他來了怎麼辦呢？

芳 二姐誰來了怎麼辦？

雲 你不是說——

芳 哈哈，廢話少講吧！

雲 又叫你找回去了，妹妹說正經話。

芳 誰和你不正經？

雲 你聽我說呀！

芳 我這不聽着哪！

雲 你真是！

芳 我？

雲 漱芳，你難道對於唱戲的生活不厭倦嗎？

芳 誰說不厭倦哪？

我們真這樣混一輩子嗎？

我沒有這個打算。

怎麼辦呢？

嫁人好啦。你嫁了高明遠，咱們往鄉下一住，離開這動亂的漢口，你戲也不用唱了，老師也不會再吵了。

你真是三句話不離本行，嫁人，戀愛，你真討厭！

姐姐你別氣，你說我們怎麼改的了行？你唱的那麼好，人家都認為你改行可惜。以前唯恐怕唱不好，現在想起來倒是唱的不好好辦了。

說了半天就是這句良心話，老實說，我對於唱戲的生活真討厭透了。

錢正剛忽然進來，他身材矮小，但不難看。穿了一身學生服，看樣子很利害。不知爲了什麼今天他總是嬉皮笑臉的。

二姐對誰討厭透了，該不是我吧？

錢先生請坐，我們那敢說您。我是對唱戲的生活討厭透了。

二姐的話不錯。你想一個女戲子人家誰看的起，還是改行吧。

死鬼，你今天怎麼了？你向來主張我們唱戲，今天爲什麼改變論調？

我覺得這不公平。前線的弟兄們在那兒拚死命，你們却在後方歌舞昇平。

我看不慣你們這種樣子！

不要臉，該死的，你昏了頭，說這種沒邊兒的話。二姐正在不高興，你還

要說，氣着我們玩兒。鬼東西，死東西，滾出去！（打正剛）

淑芳，開玩笑別當真！你這一鬧大家都不開心了。二姐可別介意，我真是

說着玩的。（自打嘴吧）不許你再惹三小姐不高興。

真是兩個孩子，見了面就得吵。也許我走了你們就好了。

您別！那就是怪罪我了。

你太多心了，難道我還不知道你嗎？不過我累的很，要到裏邊休息一會兒。
。對不住。

鹽雲一笑下。淑芳仍不高興，正剛安慰。

小弟一時失言，望祈三小姐多多原諒！

討厭，沒志氣，放火救火都是你一個人。

好孩子，別氣了。脾氣太壞了是容易老的。

死鬼，我幾次要上前線；都是你這鬼東西不叫我去。現在你也討厭唱戲了。
。我起誓這回非去不可，再也不想這鬼戲了。

三小姐使不得，你可不能到前線上去！

怎麼？你也拿我當玩物，也想把我關到廚房裏嗎？

錢 豈敢，豈敢，並非想把你留在後方，恐怕三小姐一到前線，兵士們就不打仗了。

芳 爲什麼？

錢 伺候三小姐都忙不完，那還有工夫打仗。我看你乖乖的唱戲，別到前線上給人家添麻煩！

芳 你真把我看成這樣一個膿泡嗎？你太不了解我了，我一定到前線上拚死拿事實給你證明。

錢 你這一說好像真事似的，有聲有色。

芳 你還以爲是假的？從明天起我停非戲食等計來計。

錢 這一說你真要上前線了？

芳 錢正剛，你再侮辱我就請你滾蛋！從今以後我們算不認識。

錢 淑芳你別氣，假使你真的有決心——

芳 說話要肯定，沒有什麼「假使」。

錢 那麼既然你真有決心，我倒有一件困難事情求你。不知你肯不肯幫忙？

芳 可以，只要是爲了國家。

錢 正是爲了國家，不過——

芳 什麼？你快說呀！

錢 別急，事情很嚴重，說出來是收不回去的。

芳 難道你還要我死？

錢 對了，就是要你死！我的話說出來可以危害一個女人的性命。不說可以挽救一個女人的性命，請攷慮攷慮再說吧。

芳 有這麼嚴重？

錢 有這麼嚴重。

芳 (稍停) 好，請你說吧！我犧牲一切在所不惜。

錢 淑芳，夠朋友。(與淑芳握手，芳莫明其妙。) 對不起，請你原諒？

芳 你又耍的什麼把戲？

錢 我很抱歉，我們相識四個月，感情這麼好！可是我並沒把真話告訴你。

芳 真叫人急的慌，你快點說好不好？

錢 淑芳，你看看我是誰？

芳 你是錢正剛。一個大學畢業生，現在是個宣傳員。

錢 錯了。老實告訴你，我並不是大學生，也不是什麼宣傳員。我是參謀本部的特務員。爲了國家與職務的關係欺騙你四個月。你不會因此而恨我吧！

芳 這些都是小事，我可以不計較。

錢 現在我鄭重誠懇的請求你。請你爲了我們的愛，爲了民族國家答應跟我們合作。不過吃我們這行飯隨時隨地都有死的可能。三小姐可以嗎？

芳 可以。只要爲國，我死都不怕。

錢 可是二姐怎麼樣呢？她肯這樣犧牲嗎？

芳 也可以。自從南京失陷，委員長發表了堅定信念，繼續抗戰的宣言以後，誰都知道這仗非打下去不可。勝了大家都有好處。敗了大家同歸於盡。

二姐是明白人，她一定願意。并且她討厭唱戲，很想找點正事做。我現在就告訴她！

錢 等一等，我們的事不能隨便告訴別人！看她能合作再告訴她。可是告訴她之後，她一定得跟我們合作。如果她知道我們是間諜而不跟我們合作，爲了保守秘密起見，只有設法把她消滅。二姐的事希望你放慮放慮，不要無

謂的犧牲一個人。

三姐的性情是比我弱一點，你不能找別人嗎？

不能，這件事她幹最合適。

這樣說，她願意幹也得幹，不願意幹也得幹。她已經沒有選擇的自由了！你說的這一點都不錯。

正剛，你爲什麼非要我們姐妹不可呢？真不知道我們有什麼用處？

你們的用處大得很。你曉得北平的偽政府已經成立了。從此北平成爲日本在華的軍事政治中心。我們做特務的在北平非設立重要機關不可。固然現在的戰爭是靠飛機大炮，陸海空軍。同時間諜的工作比這個還重要。歐洲大戰的時候，德國女間諜馬塔哈麗，運用她的機智，使德國在地中海打沉了十四隻法國軍艦。你看間諜的工作多重要？北平又是那麼重要的地方。

這特務員的人選就更加困難了。經部裏一再商議的結果，認爲你們姐妹是最合適的人。

芳 你爲什麼不早告訴我？

錢 我說早了你不會答應。

芳 我真不懂，爲什麼我們最合適？

錢 這很簡單，第一、俞奕民，李震五，陳中泉跟你們都有過來往。他們現在都是北平偽政府的重要人物。做起工作來一定方便。第二、做間諜應該鎮靜。有時和演戲一樣，他的說話和動作完全跟心裏的不同。這一點你們是特有的，不必訓練。第三、得交際廣闊，你們做演員的最容易跟軍政界發生關係，尤其是女演員。何況你姐姐唱的又那麼好。只要一登台，馬上就會有些人傾倒的。第四、不要引起人的懷疑，這一點你們也合適。他們想

你們不過是個女戲子而已。絕想不到你們進步有這麼快。

我太高興了，居然政府給我這麼重要的事情，我一定去。

先別高興，二姐的事情怎麼辦？

告訴她就成了。她每天想着爸爸，只要去北平她一定肯的。

事情不那麼容易，你知道這次去，十分之九，十會在那兒送命的。

高明遠進來。他是身體魁偉，體格壯健，性情直爽的一個航空員。年約二十七八。

說話帶點東北口音。進門後向他們打招呼。

老錢，真一棒子，小兩口兒在這兒講什麼理論哪？

別開玩笑，老高。我問你一句話，肯不肯叫愛人到北平去？

幹什麼？做漢奸去。

笑話，是狡漢奸。

你老兄一句話。不過請問，我的愛人是誰？

別裝糊塗，自然是藍雲了。

自己人我不說假話，我們倆可是剔頭的担子一頭兒熱。

高隊長的嘴太會說了。只能說我二姐沒福氣。

別說廢話，老高你能不能幫忙勸勸藍雲？他成功了你面子上也好看。如果你答應，咱們彼此幫忙。

你老兄怎麼說怎麼好。不過我的話沒有效力。

藍雲由內室上。

你們看二姐來了。

高隊長什麼時候來的？怎麼鬍都不嚮？

對不起二小姐。剛來。

錢 你看，又怪起來了。

芳 少說兩句好不好？

錢 好，我知道我在這兒礙事，淑芳我們外邊去好不好？

高 沒關係，你們坐嗎！

芳 我們在外屋裏坐，高隊長，二姐要跟您細談一談呢。

正副淑芳下。

高 不知二小姐要對我講什麼？

雲 什麼都不要講。

高 您又不高興了，別是爲了我吧？

雲 豈敢，我心裏不舒服。

高 二小姐，我是個急性子，這日子實在難過。可是我已經過了五年了，率性

一輩子見不着你也好。或是你仍然不理我也好。你傷傷對我及比以前好些。但又不肯答應我的要求。這樣叫我死又不能死，活又不能活，怎麼受的呢？今天我誠懇地向你請求。如果你討厭我，看不起我，希望你明白表示。叫我死了心也就算了。

雲 高先生，我並沒有這種意思。你是個衛國的英雄，我怎麼忍心——

高 這麼說你答應了？

雲 對不起，高先生。

高 說了半天，你還是不肯。

雲 不是，是不敢。

高 你是什麼意思？明白的說出來好不好？

雲 我的意思是——

什麼？

沒什麼，高先生。

你真把我急死了，小姐！

高先生，我對你很尊敬，很佩服，很喜歡。同時我也知道如果真的能得到你這樣一個丈夫也是幸福的。不過我有點害怕——

怕我們飛行員的壽命短是不是？

不，怕的是我們地位相差太遠。你是一個空軍隊長，我却是一個女戲子。

恐怕我們將來的結合不會幸福的。

這是你的封建思想。空軍隊長和女演員只是職務的不同，他們的重要性，

我看是一樣的。

不見得。武漫三鎮幾百萬人的生命財產，都在你們飛將軍保護之下，你們

是多重要的地位。

高 你能說抗戰後方戲劇界沒有貢獻嗎？

雲 也許話劇界盡了點力量，我們舊劇界實在可憐。

高 那麼說保衛武漢是驅逐隊的事情，與我們轟炸隊無關。這對嗎？總而言之，一句話，你應該信任自己。你在社會上有你的地位。不會再有人看不起你。同時，希望你也相信我，假使我對你沒有誠意，也不會等你五年的。

雲 這樣說，你對我是真心了？

高 你還不信任我！我要有一點假意，五天之內日本飛機把我打死——

雲用手撫住明遠的嘴。

雲 別說這些不詳的話吧！人家都說你們航空員的行爲浪漫。

高 這，我不敢完全否認，可是真正的駕駛員，行爲浪漫的實在是少數。我們

紀律既嚴，事情又忙，那有工夫哇？不過航空員這塊招牌香，在外邊容易

「撈」事。因此冒充航空員的也不乏其人。他們做了浪漫事情都寫在我們

賬上。未免有點冤枉。閒話少說吧，二小姐你到底怎麼樣？

反正我懶不過你，女孩子永遠是吃虧的。

一言為定，誰要變心叫炸彈把他炸死。

不要說，誰都不會的。不過看見你們打下敵機來，真叫人興奮。我覺着唱

戲無聊，我不想唱戲了。

爲什麼？

我覺着不如你。總想做點實際工作。你能介紹我到前線上去嗎？那怕做看

護也好。我對於唱戲太頭痛了。朋友，你能幫忙嗎？

可以，是可以。只是得不怕死，不怕苦，膽子大才行。

雲 可以。我們現在的生命，還不是同樣的沒保障嗎？

高 既然這樣，現在有一個很好的工作等你去做。聽說你的妹妹已經答應了。

雲 她爲什麼不告訴我？

高 他們怕你不肯去。

雲 我爲什麼不肯去，這是誰說的？

高 錢正剛。他就在外邊，你願意去可以找他。

雲 你怎麼知道？

高 我來的時候他們正在談，我聽了幾句。

雲 我一定去。淑芳！淑芳！你請錢先生進來！

淑芳，正剛進來。

芳 二姐什麼事？

我也要加入你們的工作。

怕姐姐吃不了苦。

這了。不說這些話，你別想不回去。你別想不回去。你別想不回去。

鬼丫頭，你連姐姐都看不起；真是女大十八變了。錢先生請你一定介紹我。

，什麼事我都幹。

老錢，告訴她吧，監雲決心了。

既然二姐肯幫忙，我們的一切困難都可解決了。

我沒有那麼重要吧？

有那麼重要。這兒都是自己人，我簡單的告訴你。現在北平已成了日本軍

政界活動的中心。我們需要幾個人到那邊做特務工作。一再考慮的結果以

二姐最爲合適。我想您一定可以答應。

又叫我回到北平去？

對了，這個工作十分重要。作的好比前線上幾師軍隊都有力。

恐怕現在的北本已經成了魔鬼世界了。

我們回去就是剷除這批魔鬼。難道二姐不肯去嗎？

要去。我担心自己不成，恐怕做不好，反而誤了大事。

沒關係，正剛和我都可以做你的副手。

工作並不難，主要的是意志要堅定，要忠於你的國家。說一句算一句，說定了是不能改悔的。怎麼樣，二姐可以答應嗎？

好，爲了民族國家，爲了老師、爸爸、和那般對頭。我一定回去拚個你死

我活。錢先生，我答應。

好極了。不過金老師那麼大年紀，恐怕政府不叫他去。或者政府出錢養着他。

那怎麼行呢？他是最想回北平的一個。

這並不怕我也許不討好。

權衡是不問題，你們不要着急。我現在請我們隊長來和你們正式接頭。你們不要走，一會兒見。

在劇中：

想不到我又可以回北平去了。

不要再發牢騷，別說沒工作可做，這回你的地位可比我重要了。

此你重要？

當然比我重要。我們費很大的勁，一個炸彈可能炸他多大地方。你要給他透露一個消息，可以叫他整列的子彈車同歸於盡。

二姐，歐戰時德國有個女間諜，用她的智謀打沉了十四隻法國兵船。我希

望姐姐跟她一樣。也成一個東方的馬塔哈麗。

你這一說，我倒怕起來了。

沒關係二姐，我們好好幹，一定會有成績的。並且還有一個消息告訴三姐，就是李震五，俞奔民那般渾蛋都是偽政府的重要人物。我們專跟他們做對，不弄死他也叫他每天頭痛。

麗雲，我們現在都是吃公家飯了。咱們彼此勉勵。希望我以後多轟炸些日軍根據地。你多消滅些日軍的子彈車。我相信我們在抗戰中的功績是不會平的。

你說的對，想不到我金麗雲也有今天。我絕不自暴自棄。絕不叫你失望。也絕不叫李震五他們好受了。他們以爲一個女戲子就應該一輩子受欺辱，受玩弄，出堂陪客，永遠翻不過身來。沒想到抗戰給了我自新的機會，叫

我到北平去報仇。叫他們看看我女戲子并不像他們想的那麼下流。也有幽靜的日子。

評語：你太興奮了。

麗雲太衝動了？容易失敗。

不，我太快樂了，得了一個好的丈夫。得了一個好的事情。妹妹你能不興奮嗎？明遠你能禁止我快樂嗎？哈哈……我要回北平去了。

麗雲你先靜一靜。我們還有好多事要計劃的。

我靜不下來呀。

奧原與桂卿進來。

老師這回可好了，明天的戲我也不唱了，我要到北平去了。
什麼？你能回北平！

雲 恩伯，我要回北平，由政府送我回去。我要找李震五去。

金 越說越不中話。方才是先生說北平絕對不能回去。

芳 老師，是真的高。正剛找我們跟他同到北平做特務工作。他現在找他們隊長去弄。停會兒就可以決定。他說老師年紀大了不能去，政府可以出錢養着

高 您。

金 混蛋！這麼好事不叫我去，我跟他拚命！

高 金老板您別發脾氣，監雲跟激芳是他們老早選定的。到今天才告訴他們，是怕他們不肯去。你老要這麼來恐怕不行？

金 不行也得行，我非去不可。

吳 要有這麼好的機會我也想回去。

高 你慣性！

我忘了介紹，這位是吳原先生，以前北平光華日報的記者。這位是高明遠，我未來的姐夫。空軍中隊長。

久仰！久仰！

恐怕您也不行，這是政府的命令。

我不管什麼命令不命令。我喜歡北平，我恨那般漢奸，我要報仇。不叫我去，我看那一個敢去？我的老命不要了，拼了。

說至此，正剛與孫里進來。孫里五短身材，四十左右。樣子雖然和藹，兩隻眼睛却有點可怕。是一個很有經驗的特務人員。進門後與衆打招呼。示意明遠請其退席，明遠下，注意吳原及桂卿。

他是誰？

吳原，一個新聞記者。以前在北平任職，對北平的社會情形很熟。現在在

漢口報館裏幫忙。

吳 我很想跟他們一起到北平工作。

孫 你們是什麼關係？

雲 朋友。我們逃出來的時候，多虧了吳先生幫忙。

孫 他靠的住嗎？

錢 靠的住，我還清楚他。

孫 嗯，你可回去。可是金桂卿老板，你却去不得。

金 不行，隊長。我山定要去。

孫 對不往，金老板。你有兩種不能去的理由：第一你年紀太大，應該享點福了。況且這種事情又太苦，恐怕你受不了。第二、你和雲的關係太密切。你去了多一份牽扯。我們決定每月給你六百元，送你到後方安謐的境地。

舒舒服服的住着去。

請求隊長發發慈悲叫我去吧！第一我喜歡北平，如果不叫我回去我會悶死。我恨那般漢奸，我要報仇，慢說吃苦，就是死我都不在乎。並且我決不白要國家的錢。我唯一的志願就是回北平。

這一點對不起，這是國家的命令。

我不管，不叫我去，誰都去不了。這等於叫我死嗎？

你敢違抗政府的命令？

你槍斃我好了，不然就叫我到北平去。

隊長，答應老師的要求吧，他想北平都快想瘋了。

隊長，老師不去，我們也不好去的。

你真有決心，不怕吃苦？

金 當歲子的說一句算一句，到死的時候絕不含糊。

孫 好，我答應你們。但是你們得知道做特務是件最難最苦的事情。尤其在土肥原統治下的北平。也許你們四個這一去一個都回不來。不過這沒有關係。你們得堅定信念，忠於國家，就是不幸死了也是光榮可貴的。現在給我們一個最後考慮的機會，假使那位受不了這種痛苦，還來的及不去。怎麼樣？不要自己就誤了。

我們決不後悔。

金 我的意思已經說了。

孫 很好！你們得絕對服從。決無個人自由，個人情感。拋去一切私情，腦子裏只有國家，工作，命令！（稍停）從明天起，你們開始受訓。受四個月的嚴格訓練？以後看工作成績，才能派往北平。

芳 隊長，不能早一點去嗎？

孫 不能。小姑娘不要看事太容易了。諸位看有什麼問題嗎？（稍停）沒有問題，咱們明兒見。明天正剛來接你們好了。

金 不送您隊長。

孫里下，衆狂歡

錢 今天的事情真痛快！痛快！

雲 別的我不管，這回可要見爸爸了。

芳 我要吐氣揚眉的幹一下，給那般渾蛋們點顏色看。

金 對，我非報仇不可！打死李震五個老王八蛋！

雲 好，我們得狂歡一夜，哈哈……

錢 大家高興……

芳 二姐，別太高興了，快開戲了。

櫻 雲 譯

露 壽 霏

二〇六

雲 唉！還得去唱這討厭的戲。

大家的笑容收了。

——閉幕

第三幕

時間：二十七年五月二十日深夜。

佈景：孫里統轄的間諜機關。地點仍在漢口。至於其中是如何的神祕，局外人無從知道。所能看見的只是他們的一個辦公室。左右門通外面和內室。後門可通機器的裏面。一切陳設除去多一個辦公桌之外，簡直像個客廳。其所以如此佈置，大概是因為祕密的原故吧。

開幕時，吳原與桂卿在談話。鬚雲在地上亂走，像是很不安的樣子。

終久她也開口了。

今天晚上我覺着奇怪，爲什麼十二點多鐘還不叫我們睡覺。我真有點擔心。孫隊長怎麼還不回來呢？

藍雲，這沒有關係。做特務的人這還不是平常的事嗎？

不曉得爲什麼，今天我的心格外的亂，高明遠也不知那兒去了，打了幾個電話，都沒找到人。真叫我着急。

這也不必担心，他們這有翅膀的人不會常常在家的。

他去轟炸敵人，我並不害怕。不過我覺着悶氣得很，再這樣過下去恐怕會悶死。

藍雲，這可是你錯了。至少你現在應該知足了。你從一個受壓迫的女戲子，一變而爲精明強幹的特務員。尤其是你在鄭州破獲敵人的間諜機關，幾乎把他們一網打盡，更爲一般人所贊許。你想想才五個月的時光，你的進步多快呀？

我個人是好一點了。

難道國家不好嗎？自從台兒莊大勝之後，給了敵人多大一一個打擊。世界各國都在驚訝！知道中國有抵抗反攻的力量，這一下人心就安靜了。

日本人是一啞吧吃黃連，有苦說不出。幾次向中央提和平條件，委員長理都不理，可見他國裏已經很困難了。

前幾天部裏得到了一張日本的軍事計劃。他起初打算用五十個師團打倒它兩個敵人。用卅五個師團的兵力打倒蘇聯，用十五個師團的兵力打倒中國。可是現在怎麼樣？它在中國的軍隊已有卅一個師團，並且常打敗仗。據部裏的統計日本近十個月內已經戰死了廿五萬人，可見它的計劃早被我們粉碎了。

你們不要談天兒了，這我都知道。我難過的是說好了四個月的訓練以後就去北平，現在五個月地過了，爲什麼還不叫我們去？我真不知道政府是什

麼意思？

對呀，這對我們簡直是欺騙！

這更不像話了，部裏有一定的計劃，那能說去就去呢？你們等一等吧！

我實在等不及了。甯可到北平死，不願意在漢口活着。這地方我算討厭透了。

我的乾爸爸三個月不來信了，我真擔心，這日子真不好過。

你別說了，誰不想念北平，不過現在去不是時候。

不是時候？恐怕等到臘年馬月才是時候。再不去我不幹了。

這可使不的，金老板，這是國家的命令！

命令！命令！整天都是命令！

錢正剛，薛淑芳進來。

老師又什麼不耐煩了？

我們要回北平去。

那我也得去。你們官一官準許回國是請來！

你們別說這些閒話好不好？隊長還回不來，吳曉得部裏又出了什麼事情？
不管，我們要請求隊長，回北平去也。

對了我贊成。
馬山由北門進。此處與二幕完全不同。雖然長階路由風吹。
馬上就請求，非叫他答應不可。

你們別衝動，我們這機關是不許請求的。
你們不要聽他手頭！

爲什麼？本來訓練我們就是要到北平去的。說的四個月，現在五個月都過了還不叫我們去。

不是不叫你們去，是沒到時候。

芳 沒到時候，今天都五月廿了。

金 什麼都不管，非走不可。等隊長回來再說。

錢 你們今天怎麼了，都像瘋了似的。我看你們還是不要碰釘子罷！

雲 碰釘子也不在乎，我們非走不可。

正吵的有勁的時候，孫里由外門進來。他和第二幕時完全不同。儼然是領袖的風度。

大家見了他立時靜靜地立一個圈圍着站立。

孫 你們吵什麼？深夜還不讓安靜的坐回會桌。

雲 報告隊長，我們有一件事情向隊長請求！

孫 藍雲你要的訓練都忘了麼？

雲 沒有，我們想……

孫 不許說話！我們這裏只有命令。

金 可是孫隊長，我們來這兒已經五個月了。

芳 還不叫我們——

孫 不許說話！那一位再說話我取消他特務員的資格。這表示你們受的訓練還不夠。在我們這機關裏只有絕對服從，決無個人的自由。明白了嗎？

衆 明白了。

孫 以後不許再有同樣事情發生！

衆 是，隊長。

這時大家都有些不高興，但誰都不敢再說話了。

孫 今天部裏有重要會議，所以把你們留到現在。我給你們帶回來了一個極重要的命令。命你們明天動身到北平工作！

衆 好極了，隊長，這就是我們要要求的。

孫 不要亂說！總部裏有一定的步驟。任何事情都不許你們要求！（稍停）你們一共是五個人，金豔雲是隊長，大家都要服從她。錢正剛是副隊長，幫隊長計劃事情。到北平之後，豔雲唱戲，桂卿操琴。利用舊有地位，結交高等官僚，刺探消息。漱芳因為在北平沒登過台，不要跟豔雲在一起。專與那些小官僚政客商人們連絡。錢正剛可做漱芳的哥哥，在北平開一個筆店，專通消息。你們四個明天早晨乘飛機到香港。吳原明天早晨先飛西安，再去洛陽。穿過敵人的後方，先與華北的游擊隊取得聯繫。然後再去北平大家見面。這樣有的消息可直接報告總部。同時亦可報告游擊隊，叫他們開始行動。你們都明白了吧？

衆 明白了。

孫 還有一件重要的事，從今天起，豔雲改名露雪霏。漱芳改名王雪蕩，因為

你們在漢口鄭州做過反間諜工作，恐怕有人認得你們。這樣一改，你要找的熟人可以找。不要找的熟人他不曉得你是誰。這樣是很方便的，都記住了吧「露雪霏」。

衆 記住了。

孫 最後請你們不要害怕！同時也不要興奮，把工作着的太容易。要知道北平的軍政勢力把握在土匪原賢二的手裏。他是有名的東方羅倫斯。在他統治的地方做特務工作是最困難的。現在請你們先回到自己的辦公桌上去。我按鈴你們就來。藍雲你却不要走。

衆 是，隊長。

衆 到內室。只留孫里與藍雲。

孫 藍雲請坐，我們隨便談談。

雲 是，隊長。

孫 我們隨便談，你不要拘束。

雲 是。隊長還要囑咐我什麼話嗎？

孫 沒有什麼。你這一去我很高興，同時也很難過。高興的是你得了這麼一個好差使。難過的，你是我唯一的一個好學生。自從明天起我們就分別了。

你這次到北平因為關係太重，希望你特別當心！雖然同行的有四個人。他們僅僅是你的副手。實際上只有你一個人出頭做事。方便的是你有你以前的地位可以利用。你的戲唱的那麼好。同時李震五現在已經做了偽組織的部長，俞奕民現在是警察局長。徐中玉在土肥原手下做事。這些人，你都可以利用他們做刺探消息的工具。

雲 隊長您知道還有誰在北平偽組織裏做事嗎？

孫 我想你的熟人一定很多。你可以設法利用或避免，好在你用露雪霏的名字，這對你有很大的幫助。可是也有許多困難，就是你的牽扯太多。馮春飛，金桂卿好像是你的生身的父親。薛漱芳像你的親妹妹一樣。我想一旦他們被捉而以嚴刑拷打，那比打你都危險。也許他們認受的了，你却看下去而代他們扔了也不一定。假使這種事情發生你怎麼辦？

雲 那怎麼辦呢？隊長！

孫 很容易，只有心狠，無情。不管他，或者設法害死他。你知道捉到敵方的間諜不會放，也不會叫他很快就死了的。這樣可以解除他的痛苦。

孫 是，隊長。

孫 你很聰明，很誠懇。應該利用你的聰明，誠懇的工作。你要意志堅定，忠於你的國家，假使有一天你違叛了國家，那時我雖然愛你，但也不能不殺

死你。我們的生命已經給了國家，講不了什麼私情的。

雲 這請隊長放心，我決不會違叛國家。假使有這種事我會自殺，用不着隊長費事。

孫 我信任你。假使你的爸爸，妹妹老師，都做了漢奸。他們都跪着求你，你怎麼辦？忍心不幫他們忙嗎？

雲 我可以打死他們。

孫 我跟錢正剛都做了漢奸。老實說我們現在就是漢奸，你怎麼辦呢？

雲 我也同樣的打死你們，或者叫你們打死我！

孫 你根本沒能力打死我們。我們也決不叫你死，好好的養着你，同時在外邊宣傳你已加入了我們的漢奸集團，你怎麼辦？

雲 我自殺。

沒那麼容易，根本不給你死的機會。

我絕食。

你雖有餓死的決心，如果他覺着你活着還有用的話。你不吃飯，他給你打

針都不叫你死，你怎麼辦？

我？老師我沒有辦法？

真沒辦法嗎？

吃毒藥。

放在什麼地方？

戒指裏頭。

這種方法早不成了。他們不會叫你帶戒指的。

我真想不出辦法來了，老師告訴我吧！

孫 好，你知道，一個間諜的被捉，死是最難的事情。他無論怎麼收拾你，但是絕不叫你死。我爲了解除你的苦痛起見，我給你做了一個好東西。你左面的槽牙少了一個，在兩個禮拜以前，我就給你鑲好了。現在很舒服了吧？

雲 跟自己的牙一樣。

孫 取下安上很方便嗎？

雲 很方便。

孫 現在我給你換一個。

從身上取出來了一隻假牙。

孫 跟你那個完全一樣，不過這隻磁牙是空的，這裏滿裝着毒藥，是夠毒死三個人。外面用白金封好。跟你那牙是一樣的作用。帶上看一看吧，痛不痛

雲換上這個呀，試了試。

雲 一點都不痛，很合適。

孫 這是你的防身利器。什麼時候想自殺，可用舌頭把它舐下來，咬碎，藥自然就出來了，溶在唾液裏，味道和口香糖一樣，吃下去就死。

雲 有那麼大效力？

孫 有那麼大效力。此外如有敵人或漢奸，對你強行無禮。如果你覺着他的價值還抵得過你狗假牙的話，也可以用同樣的方法，先把藥溶於唾液，只和他接一個吻，也可以叫他十分鐘之內喪命。不過弄得不好，你們倆會同歸於盡。

雲 老師，你太好了，我應該怎麼樣酬謝你。

雲 雲 靠

孫 不必，你的成功，就是我的成功。你還有什麼問題嗎？

雲 沒有了，我覺得什麼都成了。

孫 按了三次電鈴。

孫 好，你去休息一下吧。

雲 行禮進入內室。孫里站起來走了幾步，拿起煙夾吃。吳原，激芳，桂卿由內室出。

孫 諸位，請坐。

吳 隊長有什麼吩咐嗎？

孫 沒有，隨便談談，方才我和雲大致都計劃好了。吳先生的工作比較最難

辦。你得通過戰綫到敵人的後方。先把游擊隊聯絡好，再到北平去。游擊

隊活動的地區表，回頭我們到部裏找一份。這一去起馬得走兩三個月，那

時鬚雲也在北平登台了。你很容易找到他們，漱芳最好專和下級軍官聯絡，搶奪敵人的軍火，減少敵人的戰鬥力。

金 孫隊長，您派我做點什麼呢？我要和李震五他們作對。

孫 你別急（又按一下電鈴）你還是拉胡琴，養鳥。每天可到正剛開的鋪子裏買東西，借機會把鬚雲的消息傳給他，漱芳他們的鋪子是情報的總機關。你能把這件事辦好就功勞不少哇。

金 我一定盡力辦好。我覺得事太少。

孫 夠了。

正剛進來。

錢 隊長找我什麼事？

孫 你先坐一坐。你們三位的事情完了，可到內室去休息。

吳 最好請隊長指示個詳細的計劃。

孫 聯絡游擊隊的事，等會兒到部裏就可以解決。其餘只好隨機應變了。

金 隊長，我們怎麼辦？

孫 你可以隨時請問正副隊長，沒有問題的。你們在這時候可把隨身的東西整理一下。等會兒我們一同到部裏聽訓話，辦理一切手續。八點鐘準出發。

恐怕今晚不能睡覺了。

雲 隊長，雖然隊裏沒有個人自由，不許有私人請求。但是我希望您準許我還一次。我這次去北平說不定就不能回來。請隊長允許見我丈夫最後的一面。
。我已經幾天不見他了。

孫 這個？答應倒可以答應你。不過得看事實上可能不可能？

雲 隊長您說的是什麼？

這事情告訴你們也沒關係。我今天所以這時候才回來，這也是個原因。你的丈夫高明遠，昨天領隊去日本散傳單，已經大獲成功。我回來的時候，他們已經過了福建。只有一個人受了傷，都回來了。

那好極了，這也叫日本人知道知道我們的厲害。

他回來，我答應你們見面。就怕在三點鐘以前他們到不了漢口，我要去休息一會兒，你們也去休息吧！

說畢孫里下，衆狂歡。

你們別吵了，不曉得受傷的是不是他？

當然不是他。姐姐不必担心，快打電話問他回來了沒有吧？

也好。

雲下。

中國真是進步了，這表示我們的力量。

我看徐州丟了都沒關係。

真是，他們爲什麼不扔炸彈呢？我真莫明其妙？

這表示我們的大方，哈哈……

別太快樂了，我倒有點擔心，明遠別真的受了傷吧？

在我們臨走之前，再鬧個不痛快就糟了。

我想不會那麼巧。

你們別擔心，不會的，我知道去了九架飛機，他是領隊，並沒人說隊長受

傷，可見受傷的並不是他了。

你爲什麼不早點告訴三姐？

我忘了。

雲很高興的進來。

雲 我告訴你們，九架重轟炸機已經安全歸來，並且明遠也沒有受傷。據說他已經到我們這兒來了。但願這是事實，門房裏我已經關照他們，叫明遠進來。我太快樂了。

金 我們也跟你一樣的快樂，可是這麼晚了，他爲什麼還來找你，我怕他不會來吧？

雲 因爲我昨天打電話叫他們告訴明遠，不管什麼時候回來，都叫他們先到我這兒來一下。我想不會錯的。他是成功了。我到北平也希望一帆風順，也辦件轟轟烈烈的事情，才對得起明遠。

秀 我希望仁姐夫快點來，報告些好的消息。我想中國飛機到達日本上空的時候，他們的民衆一定亂七八糟，不像我們中國那樣有秩序。

吳 日本的老百姓還在做夢呢，他們想不到中國飛機能夠飛去。這一下把他們的夢就給驚醒了。

高明遠忽然進來。大家狂歡呼叫。

勞 我們的飛將軍萬歲！

衆 萬歲！

雲 你怎麼就進來了？

高 門房裏認得我，他說二小姐有話，我可以進來。他送引我到門口，他才回去。

勞 二姐夫你快說呀，怎麼就飛到日本去了？

高 說起來倒很容易，先飛到一個地方，註足丁油。然後飛高空，日本一點都不曉得。到了目的地才漸漸的降低，他們這才知道呀。馬路上也亂了，好

像螞蟻搬家似的好不熱鬧，我們就散傳單，散完了安然返回，毫無損失。有一位駕駛員胳膊上中了一槍。這也不關緊要，大概養幾天就好了。

金 你們為什麼不扔炸彈呢？把日本炸爛才準。

高 您錯了，日本的老百姓並不是我們的敵人。我們的目的是叫他們覺悟，不要受他們的軍人的愚弄。

鐵 同時叫他們知道我們中國並不是沒有力量轟炸他們。我們不轟炸他們，是叫他們明白我們並不是他們的敵人，我們共同的敵人是日本軍閥。

吳 對，你們都說得對，儘談天兒，也忘了整理東西了，諸位，走吧！也讓他們談談。

（都從後門下，屋裏只剩藍雲，明遠一人。藍雲走過去坐在明遠的沙發上。）

藍 明遠你算成功了，但是我也要去北平了。

高 你去北平，什麼時候？

雲 幾點鐘以後。我現在已經做了隊長，到北平去有很重要的工作。我希望和你一樣的順利，能做幾件轟轟烈烈的事情。但是我很膽小。也許——

高 不會的。你去一定能成功，不要在出發之前說這些不吉利的話？我很爲你高興，但是總有點捨不開你。我們這樣分開，不能說不是一件慘事。

雲 明遠，我們就這樣的分別了。真說不定我這次去就不能回來；也許今天的談話就是我們最後一次的談話了。

高 豔雲，你何必說這些話叫人難受呢？爲了我們子孫的幸福起見，我們應該認住痛苦，向前努力，也許不久戰爭勝利了。那時我們正式結婚。想想婚後的生活是多麼美滿。我們都是大戰的功臣。

雲 明遠，我們一定得在北平？

好，在北平。那時把我的父母也從東北接了來和金先生都住在一起。

最好再有一個娃娃。

那就更好了。我們在茶餘酒後，大家都坐在一起談天兒。談起當年你怎麼樣到北平當間諜，我怎麼樣到日本散傳單。那時老年人會高興得大笑。說他們的兒子女兒有爲。小娃娃也會歡喜得跳起來。豔雲，你說那種生活是多麼快樂呀！

我真願意日子快着過，大家都談着以往打仗的事。真是太舒服了。

那是我們的家庭，我們理想中的家庭。什麼時候才能實現？

什麼時候實現？也許是一場夢吧？

不是夢，要我們努力才得的到。

但是一兩個鐘頭之後我就得走，就得永遠離開你。明遠我們怎麼樣相見呢

？

我既能飛到日本，也能夠到北平。那時我們就可以相見了。

可是我怎麼曉得飛機裏是你呢？

假使我真能飛到北平去的話，我一定用一把傘、下繫一對黨國旗從飛機上落下來，那就表示我來了。

我一定在下邊給你鼓掌。我們一言爲定。

好，一言爲定！

我覺着這都是夢話，爲什麼要說這些夢話呢？

不是夢話，也許會成事實的。

明遠我心裏有點怕，真捨不得離開你。

當然我也不願意跟你分開。

雲 明遠我要你說：我不去好不好？只要你說一句，我立刻就不去了。

高 好是好，恐怕你這才是夢話呢？

雲 爲什麼？

高 這是國家的命令！

雲 命令？（看錶）唉喲！兩點多了，他們要來了。不行，不能，我不去。

高 豔雲，你靜一靜吧！

雲 靜一靜？（稍停）我還得去聽訓。我們恐怕要再見了。

高 等一等，他們還沒來呢。你還有什麼話說嗎？

雲 話多得很，可是一句也想不到。

高 唉！怎麼好？

雲 不去。

怎麼你？

這時孫里及吳原、漱芳、桂卿、正剛、從後門進來。高有些慌，雲木雞似的站著

孫 對不起，請你們暫時分開。我們要去聽訓？把一切手續辦完了，即刻出發。

雲 隊長，不能再叫他待一會兒嗎？

孫 絕對不能。豔雲你又怎麼了？

高 對不起孫隊長，我立刻就走。豔雲！有聚就有散，希望你保重身體，以圖來日相見。不要爲了這個難過吧！

雲 你別走！

孫 什麼。

黑 單邊你定成功了。我希望和你一樣的成功。萬一失敗也望我能夠成仁。

孫 不要擔心，一定能成功而且能安全的回來。

高 諸位再見了，希望你們一帆風順。事事成功。回來的時候我們在南京去吃

慶功宴。再見。

孫 我希望他的話能成爲事實。

衆人走動，幕落

第四幕

時間：二十七年九月中旬一個下午。

佈景：

北平虎坊橋金寓。是金髓雲二次回平的寓所。比前三幕的房子考究，因為她是榮歸故里——。房子很多，不僅是一兩個院子，它和別的名伶的住宅是一樣的漂亮。劇中所用是她的客廳。房屋寬敞。傢具精緻，陳設考究。椅桌，几，凳，台燈，吊燈，應有盡有。很有些闊宅門子的氣象。左有門通外面；右牆後角上有門通桂卿的住室。並可至後院。從後窗大窗上看過去，可見花園之一角。窗前掛着，鳥籠，如果不健忘的話，仍然可以認出裏邊的鳥仍是第一幕裏那個。開幕時，鳥在叫着，桂卿站在籠前看着出籠。雖然在幽閒的過着幽閒的生活。但他的臉上却沒有一些幽閒的樣子。這時趙

三從外門進來。

趙 老爺，外邊來了一個人看您。

金 他沒有片子嗎？

趙 沒有。他說姓王，跟老爺一說就知道了！他還認識小姐呢！

金 我不認得姓王的呀：不是二條的王四爺吧？

趙 不是，他有四十多歲，不高，不矮，也不胖。看樣子像個做買賣的。

金 越說越不對了，我那認識這樣的人呢？吃我們這行做真討厭。不過也沒關係，叫他進來吧！

趙 是，老爺。

趙三下。桂卿有些慌，在地上走來走去。

金 北平真跟以前不同了，每天在恐怖中過日子。

外邊趙三說：「王先生您請進去吧！」吳原進來，他樣子大改。長袍馬褂，真像個商人。二人見面握手。趙三在旁侍立。

金 老王三個多月不見，你變了樣了，我絕想不到是你。

吳 找你們這門口也真難。

金 好，請坐吧！趙三，小姐呢？

趙 在後邊睡午覺。

金 天快黑了，還睡午覺。快叫她起來，說王先生來看她。

趙三下。

金 老吳！你真嚇了我一跳，他說有個姓王的找我。在北平真得小心一點。

吳 所以只能說我姓王了。你們回來沒受什麼苦吧？

金 苦倒沒受，就是太麻煩。在上海下船的時候檢查的非常嚴。好在我們沒帶

什麼東西。僅有一把胡琴和一些跟身帶的衣服。幸而還沒出「岔子」。爲了避免一般人的耳目和減輕旁人的注意起見。在大舞台打了三天炮。不料號雲大受歡迎。四老板不肯放走。一下就唱了半個月。「霧雲靠這三個字在上海一下就大紅而特紅了。得了一萬多塊錢。連孫隊長給的十萬元也從銀行裏拿出來。就便把一切行頭都買齊了，用去了三四萬，這樣回來好唱啊。

趙三上。

趙老爺，小姐說她就來。

金 嗯，你到門房裏招呼他們一下，別叫隨隨便便的人進來。

趙 是，老爺。

趙三下。

吳 不錯呀，豔雲這不——對不住，露霏這不就紅起來了嗎？

金 紅是紅起來了。這趟回來也相當的困難。到北平以後大家就分開了，漱芳她們在廠甸開了一個文具店，「生意」還好，很叫日本人吃了幾次虧，露霏就難了，又得從新連絡梨園界的人。請了不少次客，幸而有馮春飛的幫忙，上月底才把班子成起來。難的很，露霏現在是個角兒了。老生就不好解決，不行的咱們不要。唱的好的，人家不肯給咱們配。雖然我們離開漢口已經四個月了，可是真正的登台到現在還不到十天。好在露霏人緣還好，捧場的也多，這一點我還高興。

吳 你們的工作怎麼樣了？

金 難的很，這般漢奸們知道的東西太少。只有陳中泉在土肥原那兒做事，有時還露些消息，可惜都不大重要，我的意思是先唱起來再說，自然有機會

。激芳倒不錯，他又搭了別的班子。你在報上可以看見她的名字。「王雲」掛了二牌了，一個唱小生的不容易。

奧 你覺着北平怎麼樣？

金 現在北平的人口比以前要熱鬧。你看我們這外二區有多少家窯子？有多少家烟館？賭場是最少的，也有三十家。漢奸，日本人，萎靡不振的中國人，都在那兒墮落。可是另外一個新的力量却在那兒生長起來。人們都覺醒了，要活着非打倒日本不可。所以在外邊還看北平是繁華，實際上是恐怖世界。明着是墮落，暗中却在進步。漢奸的被暗殺，每天都有。遊擊隊的活動隨時聽的到。這些皇軍丟臉的事情，報紙上當然不登。可是槍聲不停地響，日本飛機一夜一夜的飛。爲什麼？跟遊擊隊打仗。

藍雲從裏面出來，面容雖有些憔悴，却較前漂亮。也許爲了她是當代的名伶，不能

不如此打扮。見了吳原，驚喜交集，上前握手。

雲 唉呀！你來了！他說是個姓王的。要知道是您，我早就出來了。請您多多原諒！

吳 像不像三分樣，二小姐變成了一「露雪霏」之後，這梨園行的習氣又來了。

雲 別鬧，您到這兒多久了？

吳 沒幾天，雪霏小姐還好吧？

雲 還不是那個樣兒，您快說您怎麼來的吧？

吳 我本來打算由洛陽渡黃河，不料那時正是洛陽吃緊的時候。不得已從宜川往東走，渡過黃河通過了敵人的封鎖線到達敵人後方。想不到敵人的後方仍然有許多地方由中國人統制。又通過了一條同蒲鐵路，再往東走就都是中國人的地方了。這樣看起來華北還是我們的。

金 都說日本人的統制出不了北平城二百里，你這一說是完全不錯了。

吳 二百里，日本人連西山都不敢去，據說北平的城門時常是關着的；可是這有什麼用呢？他們在北平都有辦事處，隨時可通消息。

雲 我們的辦事處在什麼地方？

吳 這你不必知道。有消息告訴我就可以通知他們。

金 你都聯絡好了嗎？

吳 我怨沒什麼問題了。我只把錢正剛找到。就一切都解決了。他們在什麼地方？

金 不遠，就從南新華街過去向東一拐，路北有一個文具店，沒有門面，門口有一個牌子「廣泰和」就是。

吳 好，那我就去了。希望你們的事好好做。一有消息，金老板立刻通知正剛

，我就會知道。你們胆子放大一點，如果被人家發覺了逃出城去就可以免死。沒問題的，我走了。

雲 等一等，你住在什麼地方？

吳 這個你們不必知道，要我我也通知正剛。再見！

吳原走了。剩下他們倆。都坐下。

金 這麼說，前途很有辦法，我在北平就安靜的住下去了。

雲 老師我很害怕，不曉得爲什麼，總是安不下心來。來的時候很高興，爲什麼一到北平就變了呢？其實這次回來真沒有什麼事不順當。可這是爲什麼呢？難道說北平是住不慣嗎？

金 也許這種生活你過不慣。白天睡覺晚上忙，這是最損害身體的。我看你現在的身體很壞，應該好好的保養。

雲 您說的不錯，保重身體，向惡勢力進攻。叫他們也認識認識我們。可是萬一要失敗了怎麼辦呢？

金 我們做事不能老往失敗的路上想，總得辦的成功。

雲 就是爲了成功，所以才擔心，才弄的精神不好。要是失敗了，死都不能見祖宗。

金 做特務的不許胡思亂想，聽我的話，鎮靜。你要是鎮靜不下來就不配做特務工作。

雲 您說的對，我一定設法鎮靜。

金 不是設法，是必須鎮靜，難道你忘了孫隊長的話了嗎？

雲 沒有，您不必擔心，我可以沈靜下來的。

這時雲從外邊進來，樣子和以前相同，好像她更加得意了。

麗 爸爸，不見您又是好幾天了。您不會怪我吧？

金 不會的，麗雲，你怎麼還像小孩子的脾氣一樣？

麗 對了，他們都說我像個小孩兒。爸爸您看二妹真出洗了。這還一個紅人兒誰不喜歡，您也該享幾天福了，妹子我看你精神不好，別想什麼冤枉心思吧！

雲 你別開玩笑了，大姐夫還好吧？

麗 那個老東西永遠是好的。自從做了部長以後又吃上大煙了，真該死。

雲 大姐要吃茶嗎？我給你倒去。

麗 不必，千萬不要，自己人別那麼客氣。二妹你可真不容易，這麼大了還不嫁人，可是相當不容易。三妹你爲什麼不嫁人呢？

雲 大姐你說點正經話罷！何必總說嫁人呢？

麗 嫁人是相當重要的問題。可也難說，你現在是相當紅了，人也相當漂亮。

要我一個人品，地位都和你相當的丈夫，那真是件相當難的事情。你說對不，二妹？

雲 對，對。

麗 二妹別以為你現在紅了，現在北平混事兒比以前更難了。真得有點相當的本領。

金 麗雲，你指的那方面？

麗 那方面都不容易，千萬別得罪人。如果得罪了人，他就說你是重慶政府的間諜，真是相當的麻煩。爸爸您這幾天可要當心一點，他們說北平的間諜活動的很厲害呢？所以我特爲一來告訴你們。尤其是二妹。

金 有這回事嗎？

誰知道，他們都那麼說。還有更奇怪的事呢，二妹你可別氣。還有人說你是重慶政府的間諜呢！豈有此理，這誰信哪。

這是鼓動雷的言。

大姐，這是誰說的？不能這麼誣害好人。

二妹別急，他們說着玩呢。也許不是真的。

你們倆坐一坐，我得出去轉一轉。

天都快黑了，您還到那兒去？

我買點東西就回來。雷雲，當心我那個鳥兒，別餓着牠！也許我到王老板家去一下。

對雷雲示意，表示去找正剛，請示辦法。雲表示明白。

老師你問他明天的戲碼怎麼定。

你放心，什麼都弄清了。

桂卿下。

雲 奇怪事太多了，麻煩死人。

麗 年青的人，脾氣大。你還是聽姐姐的話吧。早點嫁人，免去多少麻煩。你不知道，要是得罪了人，他誣你是間諜，那真真可憐。他們會打的你皮開肉裂，收拾的你死去活來。往鼻子裏灌洋油，手指頭上釘竹籤。燒紅火棒燙。死又不叫你死，活又不叫你活——

雲 你別說了吧姐姐，我不要聽。

麗 說說有什麼關係，談天嗎。那真是相當的難愛的。

雲 我不嫁人。

麗 算了，好像誰逼迫你似的，你看說着他來了，這真是相當的巧。

陳中泉進來，衣服較前考究。但不如以前神氣了。

雲 二少爺來了。

陳 二嫂也在這兒。二妹你好。

麗 中泉說實話，你來幹什麼？爲什麼不告訴我。你偷偷兒的一個人來。小沒良心兒的，這回我可把你逮住了。

陳 我特爲來求二妹一件事。

麗 可不許求婚，我準保你碰釘子。我方才已經碰過了。

陳 二嫂，你真是？

麗 你說你來幹什麼？

雲 陳先生你說呀，來幹什麼？

陳 我又不好說，這真難。

麗 有我在旁邊，討厭是不是？好，再見吧！我絕不耽悟你們的好事。

雲 大姐真走了？不送您。

麗 哈哈，哈……真好玩。

• 雲走了。他們倆倒有點不好意思，稍停。

雲 陳先生不要爲難，有什麼話請說吧！

陳 二妹，我今天來有一件極重要的事情求你。有什麼話說的不對的時候，希望你不要見怪！

雲 沒什麼，您不必客氣。

陳 我們可以算是好朋友吧？不管你心裏怎麼樣，我總是這麼想的。二妹你叫我辦的事都給你辦到了。現在求你一件事，希望你無論如何盡心！

雲 只要可能。

潮 絕對可能，並且也不費你什麼事。

雲 你可不要胡思亂想，我可不能嫁人。

陳 你想到那兒去了。明白告訴你吧，我現在在土肥原的特務機關裏做事。

雲 什麼！你在土肥原下邊做事？

陳 對了。

雲 (極力鎮靜) 那你不成了漢奸了嗎？

陳 別開玩笑，我現在誠懇的約你加入我們的工作，二妹你肯嗎？

雲 爲什麼非要我不可呢？

陳 因爲你作間諜工作最方便。怎麼樣，可能嗎？

雲 對不起。

陳 二妹，現在已經到了緊急關頭，求你無論如何答應，不然我就——

雲 陳先生你看錯了人了。你以爲我是做漢奸的人嗎？

陳 話不是這麼說。你既然在他們統治之下，幫他們一點忙也發不了你什麼？不然你在這兒待不下去，二妹你不要太固執了。

雲 這個你不必管，咱們走着瞧吧。

陳 你不能叫我爲難，你要真不答應——

雲 我當然真不答應。

陳 二妹我爲這事情已經受處分了，你應該給我點面子！

雲 這不是面子問題，我不能違叛我的祖國。

陳 別唱高調了，我們得想法子解決目前的問題。

雲 你越說我越明白了，目前究竟有什麼問題？

陳 問題倒沒甚麼，只要你肯加入我們的機關做事，就什麼都解決了。

雲 你真撒扯，明白的說好不好！老是這麼不痛快。

陳 好，倒是好，不過——

雲 你快說吧，我的個老爺！

陳 你先別氣。也別害怕，是這麼回事。上邊有命令叫我注意你，說你是重慶政府的間諜，你說這怎麼辦？你知道土肥原是利害的。他既然注意上你，你是沒法子跑掉的。事到如今只有一個辦法，可以解救你，那就是我方才的辦法。你又不肯答應。你說叫我怎麼辦？

她曉得事情嚴重了。在那兒用手剔牙，想主意。

陳 二妹，你心眼兒活一點吧！我一定幫你忙。犧牲一切在所不惜。

雲 我很感謝你，但是絕不能答應你的要求。對不起。

陳 我朋友作到了，希望你行爲檢點！也許我從此以後不能再來了也說不一定。今天我是偷着來的。總之部裏想對你有一種舉動，請你當心。我走了。

雲 等一等！（稍停）陳先生你真夠朋友。不過我死都不願意順從他們的。

陳 希望你多多保重！

雲 想不到你，唉，你去吧！

中泉去後。陸雲甚爲煩亂。按鈴，欲去錢正剛處求計。又不想去，認爲去了亦不能解決問題。但除此之外別無他法。最後決定去錢正剛處而趙三上。

雲 趙三你去叫個車，到楊梅竹斜街。快去！我有緊急的事情。

趙 不行，小姐。

雲 你別攪了，快去吧！

趙 不是，小姐。不是我攪。是警察局長俞弈民先生要見您。他在門口，就要進來。

雲 唉，真麻煩，叫他——

雲難過的坐下，命葬民上。

俞 唉，想不到，我又來麻煩了。對不起二小姐，怕麻煩就別來北京，北京就是個麻煩的地方。

趙三看着不大對，勁偷偷的溜下去。

雲 五爺您說的那兒去了，我是說不叫他麻煩，叫他快點把您請進來。我們哪兒敢說您麻煩呢？五爺真對不住，還沒給您請安去。我想五爺您是大人，不見小人過，一定會原諒我們的。

俞 豈敢，豈敢，露雪霏小姐是現在北京唯一的紅角兒，儘跟大人物們來往，我們這小小的警察局長那兒敢的到您二小姐的眼裏頭。

雲 五爺您別俏皮我們了好不好？有什麼對不起您，您是打是罵什麼都好，何必這樣俏皮人呢？我們不過是女戲子。

俞 你太客氣了，說實話，我真佩服您，去年和你那麼說，你居然就敢跑。我以為你這一走不會再回來了。想不到你真的又回來了。並且大紅而特紅，連我理都不理。你以為你改了名字我就不知道了？告訴你就是燒了灰都認的。這回你不乖乖的對我，我叫你活不舒服，您明白吧？二小姐！

雲 明白。

俞 明白爲什麼連我那兒去一都不肯去？你以爲這就完了。

雲 那是因爲忙，沒給您請安去。

俞 想不到我卻先給你道喜來了。

雲 請五爺多多包含，反正我們在您勢力之下，您說什麼我都答應您就是了。

俞 嚙！嘴真甜，說的真好聽。到時候你又出毛病。哼！這回再違可沒那麼容易了。

雲 我絕對不逃。

俞 好，隨你說。君子人不拘小節，以前的事我都原諒你，只要你答應我的要求！怎麼樣，二小姐？

雲 我答應你。

俞 好，一言爲定。請吧！

雲 幹什麼？

俞 到我們家去。

雲 現在？

俞 現在。

雲 對不起，我要找一個人。明天不行嗎？

俞 你的意思是再逃一回。

雲 五爺。您想我走的了嗎？我實在要去找一個人，五爺難道這一點您都不能
通容嗎？

俞 坐我的車我們一道去好不好？

雲 那怎麼行呢。五爺，就這一點要求你都不答應嗎？

俞 我怕你又掛花頭？

雲 您想我跑的出您的範圍嗎？您這一點要不答應我，我寧可死却不從你。你
也太難了，我死都不在乎。

俞 好，答應你，二十分鐘以後我來找你怎麼樣？

雲 太少，半點鐘。

俞 二十五分鐘好了。監雲！你心裏放明白點！我希望你別再出什麼花頭。再
見。

俞弈民下。雲神魂莫定，坐立不安了。

雲 唉，什麼事都趕在一塊兒，也許我的命要完了。

急至內室拿出了一件白斗蓬，把手槍放在斗蓬的袋裏。方欲出門，而土肥原入。後面跟着陳中泉及兩個日兵。雲大爲驚訝，但極力鎮靜。土肥原是日本中將，但他穿的是西裝。很客氣的向雲打招呼。

雲 對不起，您貴姓是？

陳 這就是我們長官土肥原將軍，特來看望二妹。

土肥原又一鞠躬。

雲 不敢當，您請坐吧！

土 我們真是太冒昧了。露雪霏小姐不會怪我們罷！

雲 豈敢，像您這麼高貴的人，我們請還請不來呢。土肥原將軍，我們坐下談

好嗎？

土 好，多謝！多謝！久仰雪霏小姐多才多藝，很想到這邊來領教領教，總沒有工夫。今天來就是想請二小姐也幫幫我兄弟的忙。不要專爲重慶政府裏做事了。我總不會對不起你的。

雲 將軍，我不懂您的話，您說的是甚麼？

土 二小姐你明白的說好不好，既然彼此心裏明白何必要隱瞞呢？

雲 土肥原將軍，我什麼都不明白，我們是唱戲的。

土 二小姐不要騙人。自從你來的那天起，我就知道你是重慶政府的間諜。因爲你在鄴州作過反間諜的工作，有許多人都認得你是金鹽雲。因爲你沒在這兒作什麼工作，所以我對你也沒有什麼舉動。並且還有一點也告訴你，就是中泉的消息沒有一件是可靠的。我也知道你沒把中泉當重要人。你的

工作從今天以後才開始。因此我今天才不得不來拜訪你。二小姐你打算怎麼辦呢？

雲 我沒有什麼打算，你們叫我活着我就安靜地唱戲，你們不叫我活着我死了就算了。

士 小姐不那麼簡單，你還是承認了吧！反正你的事情我們知道了。我很佩服你的才幹，因此我誠懇的請你幫忙！站在你的地位給我們做事是最方便的。因為你能直接向重慶政府通消息。並且他們是信任你的。一舉兩得，你何樂而不為呢？小姐，怎麼樣？

不行，我只願一死！

士 對不起，這一點辦不到。

陳 二妹放明白點吧！既然中將發現你是間諜，你的工作從此以後就沒法進行

。同時中將已經把金老師和馮春飛，都請到部裏去做事。好好的待他們。除去不能出來，什麼都叫他們舒舒服服的。我想中將的意思你明白，如果你好好的做事他不會虧待你。假如你還在暗中活動，或是自殺。那一下金老師他們就好受了。二妹我是幫你忙的，金老師是我二嫂的親爸爸，你忍心叫他老那麼大年紀的人受苦嗎？

雲 你滾開！陳中泉，也許就是你賣的我。我既然敢來我就不怕死。同時我也顧不了別人，我什麼都不在乎。

土 二小姐別氣，細細的想想，我土肥原手下饒過誰？不過我看中了你，你好的努力不難成一個川島芳子。所以我對你格外客氣。我絕不傷害你的爸爸和老師，絕不叫你受委屈，不管怎麼樣，總會優待你的。

雲 謝謝你，恐怕我會叫妳失望。

士 不會的，你休息一下。考慮，考慮！我們到後邊檢查一下。

雲 中將這不能。

士 沒關係？你是明白人，這是一定的手續。

雲 好吧，好在沒什麼秘密。

士 肥原，中泉，日兵皆下。

雲 隊長的話不錯，什麼都燬了。但是這怎麼辦呢？只有死，可是一無所成，犧牲了爸爸？死不得。決對不能死，死是容易的路。想辦法，想辦法。

急的她滿地上轉圈，想不出主意來。正在毫無辦法之際，李震五上。他是一個五十多歲的舊軍閥。軍隊上的惡習他都有，看上去有些窮凶極惡的樣子。

李 金豔雲你好狡猾的東西，你以為你改了名字就算！連老子理都不理，你好大的架子！

雲 李部長，我怎麼敢向您擺架子呢！

李 怎麼不是擺架子，把你鑿逐出去，就不該回來。既然回來就該到老子公館陪老子樂幾夜再說。好哇，你理都不理，這還不算，請你都不肯去。告訴你。老子不是好惹的，氣極了我叫你吃不了兜着走。

雲 李部長，我們身子不是自由的，那天俞五爺在這兒，他不叫我去，我怎麼能去的了呢？我想部長是最會原諒我的。

李 小嘴兒多會說呀。最可氣的是那天晚上，老子正高興的時候，他媽的你跑了。害的老子一夜都沒睡着，好他媽的難受了。你這傢伙真不是好東西，心好狠呀。

雲 那天因爲我頭有點痛，所以走了。

李 如果你不頭痛那就行了？

當然，我們也是——

李麗五喜歡的手舞足蹈，坐倒盪雲的沙袋上。

好孩子，真討人喜歡。你要那天答應了，少吃多少苦頭。

震五想擁抱她，被她推開了。

我問你對我還凶不凶？瞧你方才那個樣子，部長老爺嗎？

對不起二小姐，再也不敢了。實在我見了你就什麼都完了。

這話是真的嗎？

我要騙你，我是個大王八。

別說了，多不好聽啊。

你到底答應不？

你們男人們總是腐害的。

哈哈，多會說呀。

李又擁抱她，她乖乖的縮在他懷裏。

嘿，這才是懂事的孩子。你要能好好的陪我睡一夜。老子買鑽石戒指給你。

謝謝您，說話算話。

這時震五想向她接吻，她忽然想起李震五並不是她的對象，一下推開了。

別開玩笑，有人。

老子不怕。

又去捉她，她跑了。

他媽的你這丫頭真滑，老子非——

剛抓住她，她又跑了。

雲 別鬧了，真的有人來了。

雲向門外跑，不料和俞弄民相碰，順便轉到俞身後。

雲 五爺，您看他欺侮我！

俞 李部長，你不能欺人太甚了。唱戲的並不是叫你欺侮着玩的。上回把人家驅逐出境，現在還不肯放人家。你想怎麼着？姓李的做事漂亮一點兒。

李 這是老子的事，你管不着！你是什麼東西，不配跟我說話！

俞 別這麼說，比起身世來，姓俞的比你漂亮。

李 老子不懂，你再說老子槍斃你。

俞 好極了，老子也有槍，有種的站出來！

李 站出來，就站出來。你敢怎麼樣？

俞 一對一槍的比比，誰敗了誰是歪種。

李 比比就比比，不過得說清了爲什麼？別亂打。

俞 你是什麼意思？

李 我的意思是我死以後是不是這個女人會嫁給你？我知道要是你死了，她不會嫁我的。

俞 你是什麼意思我還不明白。

李 我的意思是打死這個狡猾的女人，不要傷了我們弟兄的和氣。這傢伙長得漂亮，一點好心也沒有。你以爲她對我們是真的？好他媽的滑了。

俞 你說的不錯，你打好了，我不管。

雲 五爺！您不能！你怎麼能不管呢？

李 五爺還是你打吧！我下不去手。

俞 你下不去手，那我怎麼辦呢？

雲 哈哈！

李急，出手槍，雲亦在準備，忽然土肥原及衆人上。

土 停手！

二人急停住，垂手待立。

土 哈哈，你們想想，丟人不丟人？一個堂堂的內政部長，一個警察局長，

因為強姦未遂要打死一個柔弱的女子。說出去多好聽啊？一對沒出息的東西。奴才坯子，只能當一輩子奴才，以後不許你們再作這種丟臉的事，我查出來一定槍斃你們！聽見了沒有？

李 土肥原將軍，以後我們再也不敢了。

土 瞞眼的東西，你們以為露雲霏是個隨隨便便的女戲子嗎？那你們就錯了。她是重慶政府的女間諜。要不是她在你們倆身上有目的，早把你們打死了。

○中泉，看她有槍沒有？

中泉找：一道。在斗篷內取出手槍，交土肥原。

土 你們看看，這比你們那破槍好得多吧？幸而今天碰到我，不然你們的命會送到她手裏的。記着，沒事，這個地方你們少來。她已經是我們大日本皇軍的一個工作同志。你們得好好的保護她。她和我們神明的子孫要受同樣待遇的。去吧！

俞李 是，土肥原中將。

李霞五，俞奔民，彼此相瞞，狼狽而逃。

雲 多謝中將！

土 對不起，我手下的人對不起你，請你不要見怪！我代表他們向你們道歉！

雲 丟人！還是我們中國人沒出息。

士 我們在後邊把一切都計劃好了，沒有什麼考慮的。一定要你幫忙。那怕你的心情不好，先休息一個月都可以。希望你不要難過，有工夫的時候，先計劃一下。你後邊的發報機什麼的。我都沒動。希望你和重慶政府不要失掉聯絡，這樣我們的工作可以方便進行。

雲 土肥原中將，我不能夠，我怎麼能？

士 不要說了，我不聽。現在給你一個副手陳中泉。他是你的副手，並不監督你。我相信你不會逃跑，也不會自殺的。同時你也不要忘了。你的老師和乾爸爸。假如你逃走了，我會怎麼樣他們，我祝福你，再見了。中泉，回頭把槍交還她。

原 是，師團長。

士 再見，二小姐。

雲 不送您，中將。

士肥原及日兵出去，雲怒視中泉。

陳 二妹，你不要怪我！我出門走了不遠就給他們捉住了。據說金老師一出門就被捉住了。這有什麼辦法呢？二妹，你爲什麼那麼固執呢？

雲 我有我的信念！我有我的苦衷。恐怕事到如今只有自殺一條路。

陳 這可實在不是一條好路。你死不要緊，恐怕要害好多人哪。

雲 真難，想不到這一回來，倒害了爸爸。簡直想都不敢想了。我爲什麼這麼命苦，連死的機會都沒有哇。

雲大哭，陳安慰。

陳 妹妹，不要難過了。有什麼辦法呢？已經入了他們的圈套，就只有做下去。逃跟死都是不可能，這有什麼辦法？只有認命苦！

雲 好，認命！這個倒楣的命，就限定了我的一生，唉！

陳 二妹，好好保重身體，我走了，你休息休息吧！明天早晨我再來。

雲 好，你去吧！

陳中泉走出去，雲望着門發呆。天已經黑了。忽然她說：

雲 死不是好的辦法。這是最下策，既然我非死不可，我一定要找死的代價。

就真做一次漢奸，將來再——恐怕正剛不會了解我。怎麼辦呢？

急的她在地上亂轉，忽然趙三進來，嚇了她一跳。

雲 死鬼你那兒去了，半天看不見你人！

趙 他們把我捉住了，剛才方開。二小姐，錢先生來了。

雲 啊，他來了？叫他進來好了。

趙 是，小姐。

趙三下。豔雲雖有點慌，但極力鎮靜。

雲 他來了也不怕，我決定這樣做。反正最後的成功是我的。

正剛進來。

錢 豔雲怎麼樣？

雲 什麼怎麼樣？「你什麼時候來的？」

錢 早來了，因為土肥原在裏邊不好進來就是了。

雲 那麼，方才的事你都知道了。

錢 都知道。恭喜二小姐，賀喜二小姐，這回您又陞了官了。

雲 正剛，你是什麼意思？

錢 沒什麼意思，想不到二小姐的意志還那麼薄弱。土肥原的幾句甜言密語居然說的你答應了。你以為他看得起你嗎？你以為你真能和日本人受同樣的

待遇嗎？別做夢了。他現在是利用你，他管你叫支那豬，你知道嗎？想不到你還是這麼沒出息！看起來女人永遠是女人，戲子終久是戲子。

雲 錢正剛，不許你侮辱我。你得聽我的命令。

錢 沒那麼容易，你現在通敵有據。萬沒料到你剛到北平就把事情弄糟了。難道孫隊長的話你都忘了嗎？

雲 沒忘。他說「死是最容易的路，是沒辦法中的辦法。一個間諜被捉，他先想到死。那是下策。」所以我不這樣幹。一定得作出點成績來再死。

錢 哈哈……

雲 正剛你不要笑我。我有必死的決心，我要忍耐住最大痛苦。我曉得現在是最困難的階段。土匪原把我包圍了，把我的親人拘禁了。但是我要利用他做工作。將來說不定就能成功。

錢 小姐，說着容易，我不知道你怎麼利用他？

雲 老實說北平這般漢奸們都是飯桶。靠他們做工作是不行的。要想得到真正的秘密材料，非打到日本特務機關裏去不可，現在既然有這麼一個好機會。我是不肯放鬆的。

錢 這倒是個辦法，恐怕不大容易吧？

雲 我已經告訴你了。容易的路我不走。我決定幫土肥原工作。每天報告他些真實而不重要的消息。或者幫他捉幾個中國間諜。我以為爲了工作犧牲幾個飯桶特務員是不足惜的。這樣才能得到他的信任。以後再設法利用他。不過正剛，我求你諒解我，幫助我。第一你別打斷我與重慶的聯絡線。第二你得供給我消息。這樣繁雜的工作沒你的幫助是很難成功的。

錢 你的計劃不錯，我了解你，幫助你，但是希望你格外當心。拿出勇氣來，

狠狠的幹吧。不過我仍然有點擔心。限你三個月完成，給你一個自新的機會。到時候你再不成我就不客氣了。

好，一言爲定。走着瞧吧！總有一天叫你錢正剛認得我這個女戲子，並不像你估計得那麼沒用。

但願如此。從明天起，早晨送牛奶的就是傳消息的人。奶瓶子上有記號，你要注意。我走了。

好，你去吧。

正剛退，雲的心情由興趣變到委曲，但回頭見着老師的鳥兒仍在叫。

也許可以成功，但是我却和你一樣的被關在籠子裏了。什麼時候我們才能把籠子打破呢？

說時有無限的感慨。

第五幕

時間：廿七年十二月廿九日

布景：

金家之另一室，歸雲的內容廳。雕樑畫棟，一個古老的廳堂。左牆前面有西式門可通歸雲的臥室。後面左右皆有短牆，約長三四尺。牆的盡頭處有高大明柱。靠近右柱有石階三級。上面爲走廊。右方通外面，左去可至花園。後方又有明柱，上橫花罩。石階左牆之間有短花牆。從上面看過去仍能見花園之一角。有半個亭子遮着。雖然花木很多。當此嚴冬，早都零落了。屋中陳設較第四幕華麗。但有這樣一個背景襯着，不免有些淒涼景像。開幕時廳子上掛的鳥在不停的叫着。好像有什麼事要發生似的。

漱芳與正剛在等待歸雲。

你別怪我性急，也別說我待人太苛。你看這幾個月變化多大？廣州丟了，漢口陷了，緊接着汪精衛再一出毛病，這怎麼辦？現在我們的抗戰已經到了最堅苦的階段。全國軍民都在堅苦奮鬥。可是這最重要的北平，金鑾雲却一點工作都沒作。今天是最後一天，我再不能叫她這樣糊塗下去了。

你不能這樣說，也許姐姐的工作你還不知道呢？

算了吧，她的工作那一點我不知道？幫着土肥原破獲我們的特務機關，殘殺抗日份子。這就是她的工作。女人永遠是意志薄弱的，也許土肥原的一迷湯一把她灌舒服了，她暈頭暈腦的真給土肥原幹了。就拿今天這事情說吧。汪精衛通敵，別人在事前不知道還情有可原，豔雲在土肥原的特務機關裏做事，她也不知道。你看汪精衛響應近衛聲明的豔雲今天已經發出來

了。爲什麼我們這麼飯桶？我算是上了一個大當。我的一切都給她毀了。

芳 這是姐姐的苦肉計，不這麼做得不着土肥原的信任，工作沒法進行。

錢 她這話只有我們這傻瓜才信呢？她是地地道道的漢奸。可是別的漢奸吃日本人的飯給日本人做事。豔雲這漢奸給日本人做事却拿中國人的錢。真可恨極了。我非把這個禍害除掉不可？

芳 你就這麼恨心，那姐姐真冤枉死了，你不能！

錢 幹特務的不能講感情。她給日本人工作我當然要除掉她。我想不到受了這麼一個大的欺騙。也怪我自己不好。我爲什麼介紹她給孫隊長？我爲什麼又跟她一道來？看起來女戲子永遠改不了下流脾氣，水性楊花，骸骨頭

這時豔雲忽然進來。二人吃了一驚。

正剛你又在說難言罵人不要太過了吧

好極了，我在說你。誰能比這還難的忠實開誠，也就是國民政府的叛逆了的漢奸。本來我給了你三個月的期限，給你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。想不到至今三個月都過了，你一點成績都沒有？二姐，你說怎麼辦？我的工作是不能寫在紙上的。

你那漂亮話收起來吧！做特務不能講感情。你快說，你做過什麼工作？正剛，難道到現在你都不了解我嗎？

小姐，這并不是了解不了解的問題。我問你，你那一件工作對的起國家民族？你那一件事對的起你的祖宗？想不到你真成了川島芳子。連汪精衛這麼重大的事你都不知道。柔弱的女子，沒用的戲子。

雲不言，委曲的哭了。

錢 二姐，這不是哭可以解決的。你看怎麼辦吧？既然你做了漢奸，我非消滅你不可。不然我們北平的工作沒法兒做了。現在你只有兩條路可走。第一路，你跟我們一道逃走，然後請示中央處分。怎麼樣？快走吧！

拉錢雲，錢雲仍哭，不動。

錢 錢哭不成，捨不得土肥原是不是？

芳 正剛你不能這麼逼迫姐姐。

錢 你少管。走不走！

雲仍不動。

錢 不肯走，也有辦法。請你把孫隊長给你的手槍拿出來，立刻自殺。我兒等着你哪。總之一句話，我絕不把你留在北平，叫你禍國殃民，危害百姓。快一點吧！小姐。

……

真沉的住氣，你再不動我就要自己動手了！你拿出點良心來好不好？自己對不住國家應自殺。別以為你在日本人保護之下，我們不敢怎麼樣你？我告訴你，北平中國人的勢力大的很。我那天叫你死都成。我再限你三分鐘。你不答覆，我就自己動手。

藍雲忍無可忍，抬起頭來剛要說話，剛巧這時吳原進來。

吳 你們這是怎麼回事？

饒 少管，你怎麼來了？

吳 在廣泰和找不到你們，就順便來了。藍雲別難過，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。聽說「委員長」駁斥近衛聲明的宣言「幾天以前就發表了。方才我接到一個電報，說有三架飛機今天到北平來散傳單，叫我們指示目標。

真的嗎，那太好了。

你急什麼呀。我把人都派好了。這對於華北駐屯軍是多大的打聲？我真高興極了。

一定有人把汪精衛通敵的事老早通知重慶了。

看起來中國真有能人。

我們在北平的特務人員，差不多我都知道，這個是誰呢？

陸雲忽然站起來。

這個人是個水性楊花，意志薄弱，下流的女戲子。

是你呀！

對了，就是這個禍國殃民，危害黨國的戲子幹的。

陸雲你太偉大了。

對不起，請你多多原諒！

不要說了。我心裏雖然難過，我會原諒你的。因為你是個急性子，並且你是屬於愛國的熱誠。閑話少說，我再交給你們兩件東西。這是：「肅清華北游擊隊的計劃」。這個是「日本在華的間諜活動表」。我費了幾個月工夫，終久把這三件工作完成了。

二姐，真想不到，你的成績簡直超過了馬塔哈麗博士姑娘了。

這種話少說吧。你少罵我兩句「下流戲子」就得了。

我不願意辯駁，勸將不如激將高，方才我有點故意的激你，希望你能諒解我！吳原你先帶着「肅清計劃」趕快出彰儀門，設法送到游擊隊總指揮部。然後拍到重慶。我現在就把這個表拍到重慶去。漱芳，豔雲你們過半點鐘出永定門。三天以後咱們在西山上集齊。再設法回重慶去。現在我們的

大功完成了。

既然大功完成了。希望你們趕快離開這個地方！諸位，再見。

豔雲你怎麼？

我要留在這個地方。

你怎麼能留在這個地方？

不放心嗎？你有手槍可以打死我，免得你後悔。

豔雲，你別誤會，我覺着你的犧牲太大了。希望你不要爲了我一點過失，

就白白的犧牲了。

這是我預定的計劃。上次你罵我，我忍辱忍痛，我要走難走的路，我不死，就因爲沒有成績。現在我是大功完成了，我要走這容易的路，我要死

大家跪下請求。

吳 請求豈雲跟我們一道走！不要輕生。不然我們也死在這兒。

雲 你們真是聰明一世，糊塗一時。你們看我走的了嗎？我偷了他們的東西，土肥原馬上會發覺來捉我。如果我走了，他們一定各處嚴查，結果我們一個都跑不了，我的前功盡棄。現在我願意一個人留在這兒對付土肥原。你們可以趁着這時候逃出去。我雖然死了，但是我的工作完成了。

雲 我們絕不希望你死！並且方法也不一定只這一個。

雲 我現在以隊長的資格向你們講話。如果你們不服從命令就不配做軍人。都站起來！

衆 是，隊長。

都站起來了。

錢正剛，吳原，限你們即刻出城。把那兩件東西設法帶出去。快去！是，隊長，可是希望您也快點走。

少費話，如果你們不走我就自殺。

拿出手槍，二人被逼無奈。

我們立刻就走，漱芳，你無論如何拉姐姐一道走。

你們放心吧。

吳原，正剛無可奈何的走出去。藍雲將手槍放在大衣袋內。稍停。

姐姐聽我的話，早點走吧！此地不能再待下去了。

妹妹！並不是我糊塗，你也是老師的學生，你忍心就這樣走了嗎？假如老

師爲了我而受非刑，叫我怎麼還活的下去。你明白，要沒有老師的教養，

我是不會有今天的。因此我願意和老師一道死。

姐姐說的不錯，並不是我忘恩負義。我想事情不能這麼說。我們來北平做救國工作。死是很可能的。我覺着能逃還是逃，姐姐不逃你們死三個。姐姐要走了，只死兩個。并且國家訓練出一個像姐姐這樣的人材是很不容易的。爲了國家你不能隨便就犧牲了。

可是老師和馮先生爲我才受刑。叫我怎麼忍心呢？

姐姐這話也不對。他們死是爲了國家，并不能怨姐姐，孫隊長第一天見面，就講明了，老師不在呼有什麼辦法。姐姐，國家至上，民族至上。姐姐你爲了國家民族，你今晚非走不可。你應該保存你這個有用的身體，爲國家效力！

可是我心裏實在不忍。叫老師和爸爸——

不管，我們做特務的不能講感情。只對國家有利什麼都不在乎。

不在乎？你說的對。你快走吧，出永定門。

爲什麼？

停會兒說不定他們要來，你要不走，我們會失敗的。因爲你會聯累得正剛都跑不了。快去！時候不早了。

可是姐姐你晚上也要走啊！

不要管，你快去。工作第一，不能講感情。

是，姐姐！希望你還是走！爲了國家爲了你自己！爲了我們幾年來的感情！

兩人都呆了，芳哭了，兩隻眼直望着豔雲。豔雲也哭，推她一下。

去吧！你姐姐會照顧自己的，你——

漱芳下，豔雲俯案大哭。稍停，慢慢站起。好像等待什麼似的。忽然看見老師留

下的鳥在哀鳴，又觸動了她的感情。走進前呆呆的望着它。

我們的命運都是同樣的可憐。什麼時候才可以自由？難道真這樣過一輩子嗎？（稍停）好，我們不顧一切，走吧！

她把鳥籠子門打開，走到內室去。未幾拿了手皮夾出來要走。但是那鳥并未出去，仍在那裏哀鳴。他又站住了。

賤骨頭，我教你走你都不走，什麼意思？（稍停）噢，你怕出去餓死。天生的不自由的命，可以走不走。你可別怪我！我對你可都作到了。

又把籠門關起來。長嘆一聲坐下。

沒有走的勇氣，還是候死吧！爸爸，老師，我總算對的起你們了。

他倒在沙發下痛哭。未幾陳申泉上。

二妹，你怎麼哭了？快起來吧！

雲 陳先生，對不起，你請坐吧！

陳 二妹你爲什麼哭呢？

雲 我覺着不舒服。我覺着不自由，我覺着和籠子裏的鳥一樣。

陳 恐怕這種生活你不慣，你還是趁早離開北平吧！

雲 你這是什麼意思？

陳 二妹，你心裏明白，何必問呢？

雲 陳先生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您是什麼意思？

陳 也許。現在部裏丟了兩件很重要的東西，許多人都懷疑是你偷的。究竟是不是你，當然我還不敢斷定。不過你的嫌疑最大就是了。

雲 部裏丟了什麼東西，怎麼我一點都不知道？

陳 二妹說實話吧！已經到了緊急關頭了。

雲 陳先生你是什麼意思？

陳 我的意思很簡單。這回事他們不會輕饒你，希望你趕快逃走！

雲 你也希望我逃走！那麼你呢？

陳 我，你就不必管了。

雲 他們不是叫你監視我嗎？

陳 也許這是我癡呆的念頭。我愛你，我希望你好！只要你好。我犧牲都不在乎。

雲 中泉，我太對不住你了。我始終只能和你做個朋友，不過犧牲你我也絕對不肯。叫他們懷疑好了，我不走！

陳 你怎麼能不走呢？他們會用非刑收拾你，那叫我怎麼受的了？

雲 再和你表示一遍，我沒偷他們什麼東西，他們的懷疑是不對的，我不能爲

這麼點事私逃，反而給他們抓住把柄。再說爲了這麼一點靠不住的懷疑，把你和爸爸老師都害了，我更不幹！好，讓他們來吧！真金不怕火鍊，我不在乎。

陳 二妹，事情并不像你想的那麼簡單。

雲 我不管，不要再談這事了，我不愛聽。

土肥原帶了幾個兵進來。

土 好，居然沒走。陳中泉你來幹什麼？

陳 師團長，我怕她跑了。

土 說的倒好聽，我並沒有給你這個命令！說不定有你同謀。

陳 報告師團長，我不知道。

土 少說話，站在旁邊！

陳是，師團長。

士 金豔雲我們皇軍對你總算不錯呀。你的待遇跟我們神明的子孫是一樣的。想不到你居然敢盜取文件。真是一點良心都沒有。金豔雲你還有什麼話要說嗎？

雲 我沒有什麼話可說，我很失望，我很灰心。我金豔雲對於皇軍也做過事情，有過功勞。想不到現在居然懷疑起我來了。

士 不是懷疑，那文件一定是你偷的。

雲 有什麼證據？

士 我沒有證據。

雲 那麼你搜搜我家裏是不是有你的文件？

士 那倒也不必。二小姐，承認了吧。的確確有人看見你拿了。放在什麼地

方？或是交給誰了。快說出來，我一切都原諒你。

既然有人看見了那就好辦了。你去問他！我不知道。

金監雲，我現在跟你客氣，你到底說不說？

我要說的話都說完了。

好，來呀，不給你點苦頭吃，想你也不會招出來。

進來了幾個日本兵，拿着竹籤，鉗子等物。

先把她指甲拔下來，釘上竹籤。

慢着慢點兒！土匪原將軍就拿這個赫我呀，我不在乎。還有什麼更厲害的都拿出來好了。可是你們別後悔。

日兵上前，被她推開。又上前由肥原止之。

好狡猾的女子，我知道刑法對你是沒用。不過還有怕受刑的人，我要個玩

意兒給你瞧瞧，來，帶金桂卿，給他上電刑。

又幾個日兵把金桂卿帶上來，把電刑上好，等候命令。

土 二小姐，說不說？不說就動刑了。

（露雲爲難，桂卿氣極。）

金 你敢說！你說了不是我的學生，我們唱戲的都是有骨的。

土 好倔強的東西，動刑。

（當即動起手來，露雲的不知所云。）

金 唉呀！嗯，嗯……（喘氣不止）

露 請求師團長鬆刑！我願意說。

土 好極了，反正我有法子對付你。鬆刑，你說吧！

露 文件是我偷的，就是那兩件。今天早晨才拿出來的。

士 你放在什麼地方？

金 不許說！我不怕受刑，你要說出來我死了都不原諒你！

雲 老師您不要管，我已經拍到重慶，原稿也燒了。

士 不對，沒那麼快，你的黨羽都是誰？

雲 金老師。

士 還有誰？

雲 沒誰了。

士 不對，再用刑！

金 士肥原，你太不痛快了。你要用刑，乾脆把老子弄死！別這麼麻煩？

士 沒那麼容易，動刑！

又要動刑，雲止之。

雲 慢着，師團長。您也別難爲人，我的東西都交給大姐金麗雲了，我的話說完了，就是打死他，我也再不會有口供了。

金 麗雲你這不要臉的東西，什麼都叫你破壞了。

雲 老師，到現在我誰都顧不了。

士 你們先把金麗雲抓來！

兵 是，師團長。

有兩個日兵下去。土肥原各處看了看。

士 還靠不住，二小姐何必呢，都說出來好不好？

師團長，我什麼都說了。你不相信，打死我好了。

士 哼！我知道在你們嘴裏是問不出口供來的。來！帶趙三！

（兩個日兵把趙三抓上來。）

趙 老爺們別打我，我什麼都不知道。

土 就憑你這句話就該打！中泉，我把審問的事全權交你，你一定得給我闢出口供來。你知道丟這些東西我們皇軍受多大損失？這是你的責任。

陳 是，師團長。

土 你先問他，我到後邊去搜一搜。

桂柳及隨員皆現驚色，但無辦法。土肥原和兩個兵到內室去。

陳 趙三說實話，每天有誰到這兒來？

趙 就是您一個人。

陳 我問你還有誰？

趙 還有大小姐，此外沒有了。

陳 我看你不打不安逸，給我把他打死！

兵打趙三，趙三叫。

趙 老爺們別打了，打死我也不知道哇。

陳 用力打。先把他的麻臂結劈下一個來再說；我叫你不說！

趙 不能，不能，我招，每天有好多人來。只要你們不打了，我都告訴你們。

金 真他媽孽種！中國人都叫他媽的你給去了。

陳 停刑，叫他說！

鹽雲本來很難過，先搓雙手，後來手往大衣袋裏一放，發現了手槍。這時他看事不妙，不如一了百了。趁其不備，一槍打死了趙三，又一槍打死了桂卿；剛要自殺，均被兵捉住，搶去了手槍。

陳 鹽雲你真很心，這你叫我怎麼辦哪？

雲 哈哈！你想叫我老師永遠跟着你受活罪嗎，沒那麼容易。

(土肥原聞鎗聲走出。)

土 中泉，這是怎麼回事？一點事你都弄糟了，你知道讓間諜自殺我們受多大損失。

雲 報告師團長，他們倆不肯說實話，我代您把他們解決了。

土 二小姐，算你厲害。搜搜她，看她還有東西沒有？

(幾個兵過來搜。)

搜完了把她綁起來，不然她要自殺了，咱們的工作就不用做了。

雲 師團長，沒關係，反正你問不出口供來。

兵 報告師團長，只有一個皮夾子，裏頭有幾盒化妝品。別的什麼都沒有。

土 先給她沒收了。豔雲，你以為他仍死了就完了，我打你的爸爸，我看你還有什麼法子救他？

雲 哈哈！你們好了，好在這事他一點都不知道。就是打死都沒用。

士 我曉得他不知道，反正有知道的。來，用火燒馮春飛。把他燒熟了給你吃。

兵 報告師團長，馮春飛沒帶來。

士 笨蛋，飯桶，你們都昏了頭，快去把他押來！

兵 是，師團長。

一日兵下。

士 來，先給二小姐上電刑，叫他齷齪味道！

兵士上電刑，雲止之。

雲 上不得，師團長。

士 不管！

警報發，衆人大驚。

兵 陳 (同時) 怎麼辦呢？
報告師團長，警報。

士 不許亂，中國飛機不會來北平的，快上刑！

兵 眞把電刑給鑊雲上了。

雲 師團長，我是上不得電刑的，我一觸電就死。希望您考慮考慮。

陳 對了，二小妹最怕電了。

士 少說話，把電刑

兵 又取下來。

士 二小姐，對不起，想我們這些日子相處的也不錯。皇軍對你總算也不薄，你這次的手段實在太厲害了。我跟你說好話，你把文件交出來行不行？我以人格担保，我絕不傷害你，并且把你的爸爸也放了。

雲 多謝師團長的美意，但是我已經交大姐了。就是拿出來也沒用，因為已經拍到重慶去了。

士 二小姐我這是最後一次請求你，你說實話好不好？

雲 師團長，不敢隱瞞，我說的都是實話。

士 你這是騙小孩子。拍到重慶！好幾萬字，沒那麼快。我要你說。

（二兵帶麗雲上。）

士 你是金麗雲嗎？

麗 是，師團長。

士 豔雲交給你的文件，放在什麼地方了？

麗 什麼文件？我一點都不知道。

士 今天早晨不是她交你兩份文件嗎？

麗 這可沒有的事，我幾天都沒看見她。

陳 報告師團長，她真不知道。

士 黯雲你還說什麼？

雲 我什麼都不說。

麗 (發現桂卿死屍) 呀！怎麼爸爸死了？

士 他是你爹爹？看起來你跟文件一定有關係。

這是那個死不了的，沒良心的把我爹爹打死了！

黯雲俯屍大哭，土肥原莫明其妙

士 黯雲，到底是怎麼回事？

報告師團長，我不知道！

士 反正你不會跟我說實話。來上電刑！我非你受受刑不可，你死，你死了！

佩服你。中原我把金鑿雲交給你，你親手給她上刑。如果她再死了，我鎗斃你！

是，師團長。二妹你說吧！不然師團長不會饒你的。你上電刑好了，少費話。

（中泉與兵上電刑。緊急警報發。）

報告師團長，緊急警報。

不管，上刑！

可嚇死我了。您快走吧！

沒見過世面的東西，別亂跑！

大部分人已上走廳了。

師團長，請您停刑。我願意都說出來。

士 都說出來放了你。說吧！

雲 請您去了電刑。

士 真麻煩。把電刑下了。

陳 是，師團長。

把電取下，雲看了看鐘。

雲 多謝師團長，到了現在我也不想再瞞了。文件確實是我偷的。可是交給誰我就知道了。

士 別說你怎麼能不知道。

雲 你別急，每天傳達消息的是一個送牛奶的，他把命令包在奶瓶子上，我要有消息就放在空瓶子裏。今天早晨他拿走了，我認都不認得他，也不曉得他住那兒。

土 你受誰的指揮？

雲 一個姓王的，他的號數是十五號。

土 住在什麼地方。

雲 以前在糧食店開奎頭舖。現在好像關門了。只有那送牛奶的知道。

土 這話倒像是真的。

雲 師團長，本來是真的呀？您能放開我嗎？如查你答應，我把北平的工作人員都開給你。你答應嗎？

土 好，放開她。

兵將雲手上的繩子解開。這時她嘴裏在吃什麼東西，但別人都沒有注意。她歇斯底理的，撲到土肥原身上。

雲 師團長，您真好，您能原諒我嗎？

土肥原把她推開。

土 我原諒你，但是你得把東西找回來！

美 可以，像您這麼一個英武的軍官，我真喜歡。你能和我接個吻嗎？我願意永遠不離開你！和你到日本去。

（土肥原又推開她。）

土 小姐這使不得，請你趕快寫吧！

唉，你真不了解女人的心。

土 你趕快寫！只要你把東西找來，將來我什麼都答應你。

（隨雲失望的坐下，拿來寫。有飛機的聲音。）

陳 飛機來了，三架。

麗 快爬下吧！

這時人們都到了走廊上。連土肥原都去着飛機了。雲看着土肥原，站起，但又坐下，寫口供。這時機鎗高射砲齊鳴。

傳單下來了。

怎麼還有個國旗？

（雲很快的到走廊上，向空中擺手。）

明遠，我們的目的達到了，我們都成功了，哈哈——可是我也成仁了。

土肥原把她推回來，手裏拿着傳單看。

別發瘋，回去。「總裁爲駁斥近衛狂妄聲明告民衆書……」在敵人方面，因爲看到我們抗戰的堅決和全國意志的團結，他就於軍事行動之外，出以種種威脅利誘的方法……到了最近十二月二十二日，乃有其首相近衛文磨所謂與「更生中國」調整國交聲明，可算是敵人玩弄玄虛的一個總結局。

使我們整個的明瞭他的陰謀的全貌！「好厲害，終於他的宣言還是發表在汪精衛豔電的前邊了。這是誰透過去的消息？」

雲 你問我嗎？

土 又是不知道，是不是？

雲 這就是我的口供。

土 好狡猾的女子，我要把你凌遲處死。

雲 恐怕不那麼容易。土肥原將軍，我的使命完成了，飛機上面的人是我的丈夫。他也成功了，我高興極了。

土 你別高興，來，勸刑！

雲 慢着，土肥原將軍。我早吃了毒藥，馬上就會死的。最後希望您別太叫我爸爸吃苦，他是個可憐的老頭子，他什麼都不知道。

士 想不到我被你耍了。

雲 豈敢，多承師團長提拔，厚待，就是死了也是感激你的。

她已站不住了。

士 你真中了毒，中泉方才你們怎麼搜的！

雲 別怪他們，我的毒藥藏在牙裏，根本他們就找不着。師團長，那是我的口供，請您好好的保存着，句句都是實話。

鬚雲倒下去死了，衆人都進來。

麗 倒是中國的飛機好，不扔炸彈。

士 少說話！沒用的東西。

大家看了這種情形，都莫明其妙，士肥原陰鬚雲的口供。

士 士肥原將軍，我欽佩你的才幹，但是我是中國人，不能助你作事。要聞

我的同黨，那就是全國四萬萬五千萬不願做奴隸的人們。」好能幹的女子，可惜你怎麼死了呢？

麗 師團長爲什麼把她打死？

士 你問我嗎？

（麗雲不敢回言，這時上來一日兵。）

兵 報告師團長，馮春飛帶來了，是不是帶到這兒來。

士 渾蛋，八個鴨綠，都是飯桶，太晚了。現在還帶來幹什麼？陳中泉金麗雲，事情都壞在你們手裏。把他們帶到部裏去！

麗 請求師團長——

士 少說話。帶走！都是些個飯桶！

日兵帶麗雲中泉。士肥原非常失望。

（完）——幕落——

777
73

版權
所有
不許
翻印

露
雲
霏

實價銀幣三十五元

著
作
人
劉
靜
沅

發
行
人
唐
性
天

發
行
所
華
中
圖
書
公
司

重慶民生路一〇一號

北碚南京路十五號

萬縣二馬路五號

歌樂山公路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元月十五初版三〇〇〇冊

P2
771453

書雜誌審查證第

號

中華

日：裝

75